

中華民國五年八月

每月出版三期

京地講演彙編

第一期

京地尹公署附設通俗教育編纂會出版

例言

一本編以啓牖智識宣導民治有益國計民生為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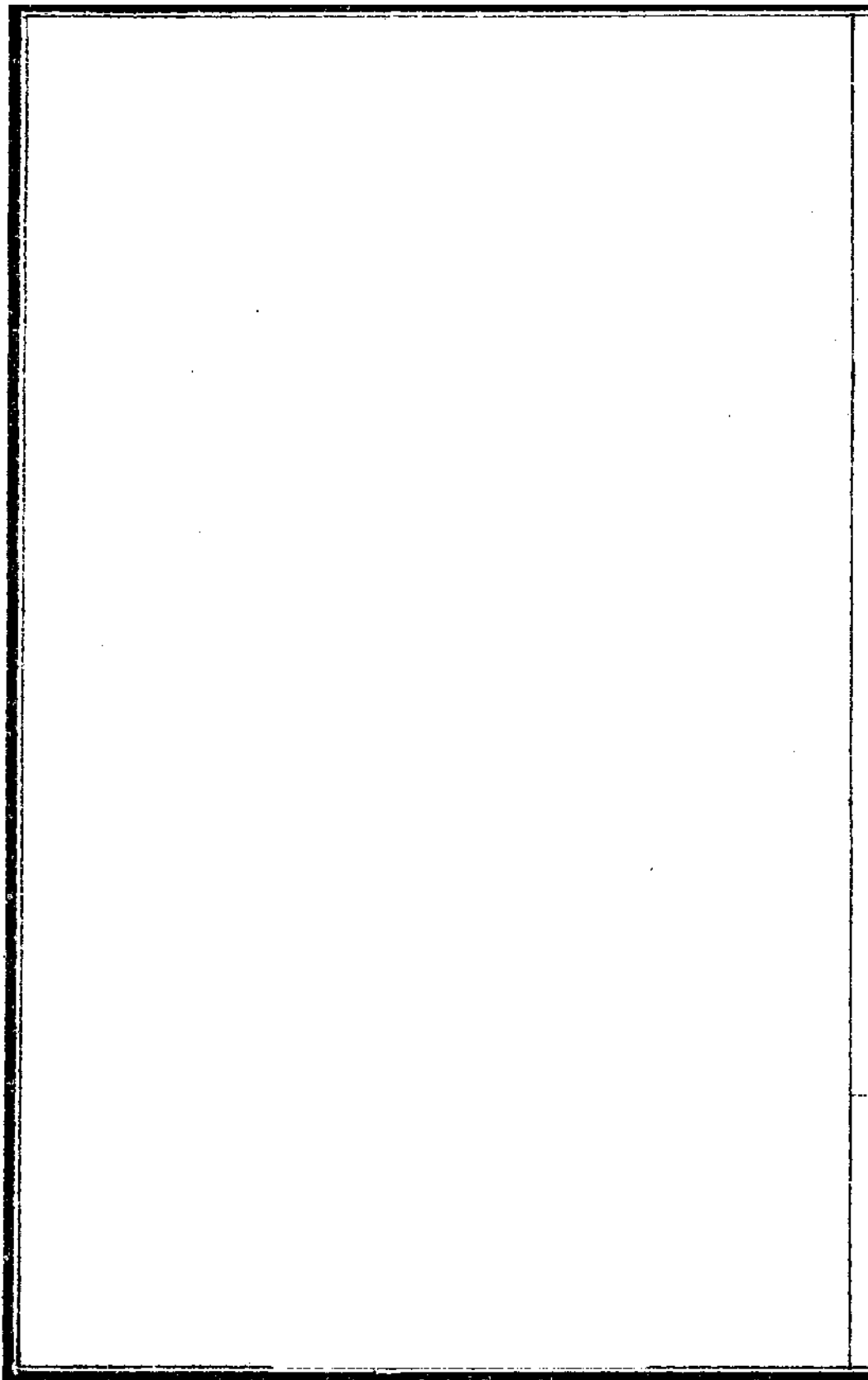
一本編計分七門曰短篇演說曰法令淺釋曰國民常識曰人格修養曰

生計指導曰陋俗改良曰自治報告

臨時付刊

一本編講演純用白話以明白警醒雅俗共賞為主文言及鄉僻土音概不濫入

一本編為集思廣益起見徵集通俗講演稿其徵稿規則另附於後



講演彙編

短篇演說

說讀書識字之益

釋通俗教育

法令淺釋

森林法

國民常識

說勤

衛生之利益

普通學校宜注重實利教育

人格修養

正蒙

愛國

契稅條例淺釋

說地球

聽講閱報的益處

論改過遷善

說守法

生計指導

產業組合

產業不如職業

陋俗改良

勸剪髮

戒吸紙烟

道德與法律

說蠶桑

改良社會須先改良惡習

戒賭博

短篇演說

說讀書識字之益

如今常有人說 作國民的 必須有常識 但從前很多未曾受過普通教育 這常識由那裡來呢 有說須多聽講演的 多聽講演 心中自然而然就明白了 這話雖是不错 然究竟嫌他是灌輸的知識 不是自己就能够增長的知識 甚麼叫作灌輸呢 比如種田種菜吧 天氣早了 用人去拉水 灌到這箇地裡 這箇地裡的禾苗菜苗 也能得力 也能生活 若是不去灌他 他仍然旱的了不得 此是灌輸的比樣 假如地本靠水 或是一種夜潮的地 天氣雖然覺旱 禾苗菜苗也能生活 不至旱死 這是怎麼緣故呢 因為他自己原有的水分 吸收最便 原有的水分 不等外面去找 裏面就够用啦 所以這箇地的禾苗菜苗 收成時比用水澆灌的 總強一多半 這就是自己能增長知識的比樣 自己就

能增長的知識 可以隨時增長 若是灌輸的知識 未免專靠人家 人家要是不講演 心中仍是一無所知 一生一世 明白不了許多 如何能夠與外洋各國爭勝呢 如今欲求一不用人家的力量 自己就能增長知識的方法 惟有練習讀書識字 字要認識的多 書要能夠讀的多 胸中自然明亮 有時再看點新書 翻閱報紙 豈不是博古通今嗎 即或年紀大了 不能讀書 或是家務纏身的人 無暇讀書 然要是立志來 一定向前鑽研 已經識字的人 萬無不會讀書之理 就是未曾識字的人 一日認上十箇字 八箇字 也不是十分難事 久而久之 還怕不能認字嗎 這說的是年長失學的人 若是年輕的人 與那幼年的童子 更應當趕緊認字讀書啦 現今學校擴充比原先已有起色 尹憲王公 又格外注意學務 自去冬以來 即提議增加初小教員薪金 在京兆地方 多添師範學校 為的是培植教員 教員又多又好 為

講演彙編

弁言

周之治也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楚之興也日討其國人而訊之使審知一國之情狀夫國之所以治非二人之為治而治實全國人之為治而治一二人而為治則治之責專於一二人治術或有時而窮全國人而為治則治之責分於人人各有急己之心無旁貸之任夫人無不愛其家者家之所有事即己之所有事也使國之所有事亦若家之所有事人將無不愛其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者此耳然則一國之情固莫患乎塞而莫貴乎通塞則上下扞格扞格則蔽蔽則晦盲生通則相見以誠以誠則明明則事理舉通之道奈何亦使民周知為治之道而已人有其聰明人有其材力以之責難於人則備以之責難於己則寬全國之人使皆有責難於己之心艱難困苦之境然後能委宛曲折以赴之通力合作以濟之事後不舉矣伊尹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無

以覺之國之情仍無自而通周之懸法象魏楚之討訓國人覺之道通之之術也是書之刊萃平易之事理牖國民之常識庶幾上師周之懸法楚之討訓之遺意歟亦將使夫人而知國之所有事即己之所有事也

的是甚麼 不過為的是鄉間人民 便於讀書識字 識字的好處 千言萬語 也說不盡 今略為說 給大家提箇醒兒 大家也就都明白啦 比如朋友親戚家有事 不能親身前來 叫人傳話 又恐其錯悞 於是寫了一封書信 與我寄來 我若是識字 拆開一看 也就明白了 甚麼事也悞不了 要是不認識字 那可就難啦 拿着書信 各處找人 鄉間認字的人 本來不多 再遇着人家出門 第二天人家回來 纔能够與我看信 我的事若再緊急 豈不耽悞了嗎 即或耽悞不了 親友的信內所說的 係是秘密背人的話 這麼一來 可就背不了人啦 我起心裡想着不說 看信的人免不了就嚷 出去啦 由這麼看起來 不認識字的難不難 你們要知道他難處 便知道認識字的好處啦 世界上的人 無論男女老少 一認識字 便處 方便 性情靈巧 認字既多 讀書亦非難事 這是怎麼緣故呢 因為書中所造的句兒 皆是積

字而成 字既認識 書本上的話 便可慢慢的懂得了 由此推廣道理一天比一天知道的多 心裏一天比一天明白的多 公文告示 也可以看 各樣報紙 也可以翻 不但能够知道中國的事 就是外國的事 也可以知道點 心寬眼亮 這都不是讀書識字的好處嗎 再說古往今來 凡聖賢豪傑 成大功建大業的人 有幾箇不讀書不識字的 況且現在讀書識字的法 比舊日容易的多 舊日小孩 上學之後 不過瞎念一氣 先生也不給講 學生更不敢問 甚至四書五經 念了大半 連封信看不下來的都有 如今學校 可不是這箇樣啦 認一字 必要講一字 念一句必要講一句 並且初入學校的時候 文字極其淺顯 又好懂 又好念 字的筆畫 又容易寫 衆位如要不信 可揀初等修身國文教科書 看上一看 便知道我的話 不是虛言啦 讀書識字 既有那樣的好處 如今的時候 又這等容易 奉勸大家 何不練

沈讀本三

着認「字」呢 有兒童的家，何不趁早將孩子送入學校 免其耽誤終身 此次講演的 純指讀書識字的益處而言 為的是年長失學的 不可自暴自棄 把自己看輕 須要努力學習 家中有小孩的 更不可不趁早打算 令其早「讀書識字」 中國人若箇，都能讀書識字 中國豈不就好了嗎

愛國

一日清晨 我在塔前散步 見了一羣螞蟻 熙來攘往 非常忙碌 我想這種小蟲 他是作什麼呢 於是俯身細察 見這螞蟻 也有搬運食物的 也有破土鑿穴的 也有盤旋戶外 在那裡作護衛的 也有負重致遠掃除穢物的 儼然是各自有各自的職守 各自有各自的責任 一點不相侵越 不相推諉的樣子 這事已經就狠奇了 誰想在這時候 有兩箇別處的螞蟻來到 一箇搶入他的巢穴 一箇尚在穴外 未得進去 不想那入內的一箇 已經被這羣螞蟻咬死 那在外的一箇 見了這事登時轉身就走 少時帶了來無數螞蟻 列在前面 好像要開戰的神氣 這羣螞蟻 也早有謀報回來 登時整隊相迎 就紛紛的奮鬥起來 正在不可開交的時候 忽然來了一陣雨 纔把兩羣螞蟻沖開 又有一日 在花前賞花 見了許多的蜜蜂 採取花液 各向自己的蜂房

飛去 於是我到蜂前面考察 知道每一窠蜂裡 必有蜂王跟雄蜂職守
蜂三種 各盡天職 他的團體組織 非常秩序 部置非常周到 並且
通力合作 從沒有趨避攘奪 這種敗類的行為 因此纔能將蜜釀成
大家生活纔能維持 我看到這裏 就不禁的有所感觸 想到這蟻啊蜂
啊 不過是箇微細的蟲類 怎麼他就有這種的能力呢 繼而細想 這
必是一種自衛的天能 凡物必能自衛種類 纔不至於受天演的淘汰
若是不然 他那種類 早已被其他能力優異的 剝蝕淨盡 入在無何
有之鄉了

物類如此 再想，我們這人 飛不如禽 走不如獸 無齒角以資防護
無羽毛以禦寒暑 怎麼竟能戰勝這毒蛇猛獸洪水癘疫 種種險阻
蕃衍子孫到了今日 這是什麼緣故呢 就因為我們人類 有團結能力
知道彼此互相輔助 遇見患難的時候 便羣策羣力 大家想法抵制

到了平常的時候 便一心一德的 共謀生存 更一旦遇見相異種類
前來侵襲 便合同族組成一箇堅固有力的團體 共禦外侮 於是乎
便成了一箇雛形的國家 及至事變愈繁 團結也就愈固 知識愈有進
步 安內攘外的方法也就愈多 於是一層一層的發達 成了一箇完全
的國家 這樣看來 這國家全是因為我們有自衛的必要 纔得發生
及至國家成立 我們人類因此纔發榮滋長 浸昌浸大 以有今日 我
們受國家之賜 既這樣重大 關係既這樣密切 如此看來 所以國家
多發展一分 我們人民也多發展一分 國家多光耀一分 我們人民也
就多光耀一分 設如不然 國家一經跌落 我們人民就如敗落戶的子
弟 要受旁人的擲掄奚落 國家一經解組 我們人民就如喪家之犬
任憑他人捶楚宰割 這是天演界優勝者敗的公例 不能逃遁的 你們
不信 請看業經三國的人 遠的像是波蘭猶太 近的像是越南高麗

就曉得了 如今存立在世界上的國家 但是能自立的 無不曉得這種道理 所以這番歐戰起來 幾箇大國 不惜生命金錢 竭盡心思才力 以求一勝 甚至德國開戰宣言 有全國人死盡之日 就是罷戰之日 這句話 你看那是何等決心 何等毅力 何等氣魄 何等勇敢 德國這樣 其餘與他開戰的各國 若有一國不是這樣 也早就支持不住了 究竟他們是為着何來呢 不知道的說是他國家的野心 其實都由他人民的心理 磅礴鬱積 醞釀出這番事實 就表面看 誰不說他輕生好義 為國亡身 其實不過是他能把自衛的道理 看得清楚 曉得國家是自己的保障 國家一旦不存 自己登時就無立足之地 所以到得有外患的時候 通同交與國家 及至事平 却又人人守着自己職分 士農工商 分途並進 增殖己國的實力 拿着去跟他國競爭 所以他們的民力越發雄厚 國勢也越發擴展 社會越發秩序 國政也越發清

明 就表面說似乎他主政人 另具有什麼偉大神通 纔能把國家治理到這個地步 其實是他的人民 通把自衛的道理 看得通澈 曉的發展自己的事業 就是發展國家的事 發展自己的能力 就是發展國家的能力 不肯因一人放棄責任 累及主體 所以他辦理國務的人 也就有所憑藉 不至於臨事周章了

看，蜂蟻是這樣 看，世界列強 也是這樣 他的形狀大小 雖然不同 他的精神 却是絕無二致 若給這箇精神取箇名稱 就可以謂之曰愛 對着蜂蟻愛他的團體說 可以名之為愛羣 對着人類 愛他的國家說 可以名之為愛國 如此說來這愛國就是愛己 自然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不待他人勸勉鼓勵的了 再回頭看，我們國人 對於大局 有的懂，懂， 有的是不聞不問 有的是因自然 有的是口頭說法 還有一種人 但圖一時的快意 雖把全局糜爛 亦所不顧 遇着

沒事 就大家歌舞太平 酣嬉醉夢 等到事變臨頭 依然是束手無策
及至事過情遷 舊病復發 得過且過 一同往昔 人心如此 時事如
此 要想存立在這兼弱攻昧 取亂侮亡的世界上 你想可行不行呢
就算我們國人 不如世界列強 難道還不如箇微細蟲類嗎 前面我曾
說 結合團體 組成國家 是人類自衛的天能 就是一箇愛國心的根
底 難道我們國人 獨與這種成例相反嗎 這是不然 因為我們國人
立國太古 進化太早 中途忽受挫折 這愛情就忽然變遷推移 不知
不覺的 就把範圍縮小 等到進年 有識力的人 知道愛國心 是箇
國家生存的本質 大聲急呼 希望國人醒覺 但是因為這種心理 沉
頓已久 就不免畸重畸輕 忽隱忽現 所以我今日先把國家應愛的道
理 說箇大概 至於怎麼愛法 纔算適當 待後來再給大家詳細剖晰

釋通俗教育

錄吉林通俗教育
育講演稿範本稿

教育原有三種 一種是學校教育 一種是家庭教育 還有一種是社會教育 社會教育四箇字 範圍極大 內中最重大的 就是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一句話 雖是極淺近 極容易明白 恐怕向來靡有研究的 還有些不懂 現在且把這句話 解釋解釋 教是教導 育是養育 譬如人家生了箇孩了 無知無識 父母家長 便應當教他養他 所以就教育的廣大意義講起來 却是無所不包 大凡教子女學好 別學壞 這便是教字的本旨 教子女謀生衛生 這便含着育字的意思 至於通俗兩箇字 須分開講 俗是世俗 譬如說話吧 有種俗話 和文章是不同的 通是通行的意思 有一種話 要通行於世俗的 這便是通俗 通俗教育的意思 就是教你們同念書的一樣 教育部新訂的通俗教育講演規則 第一條說是通俗教育講演 以啟導國民 改良社會為

宗旨 國民中原有極明白的 大概是念過書受過教育的人 但是也有不很明白的 不曾念過書受過教育的 多少明白的國民中間 夾着多少不明白的國民 多少念過書受過教育的國民 夾着多少不曾念過書受過教育的國民 就是種、不便 例如一架眼鏡 本可照見人物 若是這眼鏡上 有幾處不明白的地方 連帶眼鏡的 也糊塗起來了 你看有用靡有用 所以開導國民 教他明白 實在是極要緊的第一件大事 至如社會原是國民湊成的 中間極其複雜 有良好的就有不良的 這不良的社會 若是聽其自然 恐怕一天壞似一天 連良的也帶累啦 所以改良社會 人實在是極要緊的第二件大事 說到這裡 列位必要問啟導國民 如何啟導法 人不是一座山 既不能像開山的方法鑿他 人不是一把鎖 又不像開鎖的樣子套他 必須常、聚在一處 講了古代的事蹟 現在的新學 聽了進去 一天明白一天 久而久之 便

成箇明白人啦 試看一個小學生 六七歲的時候 送進學堂 目不識丁 等到三年五年之後 智識漸，增高起來 豈不是啟導的功効嗎 愚民社會中 有罵人的 有私鬥的 有迷信邪神的 有好嫖賭的 有偷吸鴉片或打嗎啡的 有婦女纏足的 此種惡習慣 留之不去 實是社會的污點 但是要改掉他 不能像成衣匠改做衣服的樣子 拿起剪子 一塊，的剪 也不像木工改做桌椅的樣子 拿起大斧 一，的劈 總要耐煩 慢，的勸告 聽的熟了 就明白了 便知道那一種是良習慣有利 那一種是不良習慣有害 自然是往好處做 一天改一件 十天改十件 文明社會 也用不了幾年 就造成功啦 等到社會文明 國度也就自然而然增進啦 要是國民不能啟導 社會就不能改良 社會不能改良 直接受害的 就是在這社會裡的人 間接受害的 就是國家 何為直接受害 比如箇人衛生不講 發生瘟疫 誰也免不了傳

染人，箇，擔着危險。這便是直接。因為發生瘟疫，國家又要辦理防疫，花許多的錢，而且通商大埠，還怕外國人干涉，花的冤錢更多。這便是間接受害啦。又比如箇人不學好，漸，入了大幫鬍子，直接擾害社會，官府還要派兵警防勸，這防勸的餉械，便也是國家間接受害的害啦。列位要知道社會不良，官府作事也不易，就是國家的顏面也不好看，所以首先要將社會改好，那良善的政治，才容易施行。對於外國也就體面多了呢。好比一家子人，家庭整齊嚴肅，子弟都能念書，彬，有禮，全是受過教育的樣子。他那主持家政的人走出來，鄉鄰箇，都恭敬他。這一家所受的外來的欺侮，也就自然比別人少啦。據這箇道理看來，你看國家辦這通俗教育，豈不簡直是教你們念書一樣嗎。

森林法

現在世界各國 對於林業的經營保護 差不多都看做跟農業一樣的重要 因為林業發達的結果 不止在國民經濟 國家經濟上 能夠增加富力 就是在公利公安上 也有很大的裨益 先說直接的利益罷 今曰交通機關日見發達 各種的工業 也日見進步 對於本村的用途 自然就一天比一天的廣 需要的既然見多 供給的自然就收益很厚 這是經濟上一定不可移的大道理 並且還有各種的副產物 如同什麼樹枝樹實樹皮等類 林主也可以得很大的收入 就着間接的利益說呢 什麼調和氣候咧 促進農業咧 保護水利咧 防禦氣候上的危害咧 供給人類新鮮空氣咧 種種利益說起來是很多 就這幾種去看 已經就算不少 所以各國經營保護的法子 日見縝密 我們中國 對於林業 向不措意 國民經濟國家經濟 不免交受其害 政府有鑒及此

於是在民國三年十一月三日 頒行箇森林法 以資挽回 今就着這森林法規定的大意說一說 第一條是說本法的適用 第二條至第四條是說什麼是國有林 跟管理機關 第五條是說公有私有森林收歸國有的辦法 第六條是說保安林 第七條至第十條 是說對於編入保安林後的一切事項 第十一條是說對於古蹟名勝林木的辦法 第十二條至第十七條 是說對於承領官荒地造林的獎勵辦法 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 是說該管地方官對於公有私有森林的監督方法 第二十一條至第三十條 是說對於森林發生各種不法行為的罰則 其餘第三十一三十二兩條 俱都沒有深辭奧義不必講了

森林法 中華民國三年十一月三日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國有公有及私有森林之經營管理除法令別有規定外依本法行之

第二條 確無業主之森林及依法律應歸國有者均編為國有林

第三條 國有林除由農商部直接管理外得委託地方官署管理

第四條 國有林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由農商部直接管理

一 關係江河水源者

二 面積跨越兩省以上者

三 關係國際交涉者

第五條 公有或私有森林農商部認為於經營國有林有重大關係者得以相當價值收歸國有

第二章 保安林

第六條 國有公有或私有森林經農商部或地方行政長官認為有左列性質之一者得編為保安林

- 一 關於預防水患者
- 二 關於涵養水源者
- 三 關於公眾衛生者
- 四 關於航行目標者
- 五 關於利便漁業者
- 六 關於防蔽風砂者

第七條 公有或私有森林因編為保安林致受損害者得稟請地方行政長官或農商部酌核補償

第八條 保安林由農商部委託地方官經營管理其程序以教令定之

第九條 已編為保安林之森林經農商部或地方行政長官認為無必要時得解除之

第十條 保安林非經該管地方官准許後不得樵採並禁止引火物入林

第十一條 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之規定關於古蹟名勝之林木準用之

第三章 獎勵

第十二條 個人或團體願承領官荒地造林者得無償給與之前項之承領人以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限

第十三條 承領官荒地造林者其面積不得過一百方里

前項之承領人於造林已竣時得稟請增廣其面積

第十四條 承領官荒地者每十方里應繳納二十圓以上一百圓以下之保證金其額數由農商部或地方行政長官核定之

承領之官荒地不滿十方里者以十方里計算

前項保證金自承領之日起滿五年後得由該管地方官察其進行確有成績者發還之

保證金之息於發還保證金時一併核給但年息以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為限

第十五條 承領無償給與之官荒山地經過一年尚未着手造林者應行撤回並沒收其保證金但因天災地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抗之事由經該管地方官核准展期者不在此限

第十六條 承領之官荒山地自承領之日起得免五年以外三十年以內之租稅其年數由農商部或地方行政長官核定之

第十七條 造林有成績者其獎勵以教令定之

第四章 監督

第十八條 公有或私有森林該管地方官為公益起見得禁止其開墾或限

制之

第十九條 公有或私有森林之所有者如有濫發或荒廢之行為時該管地方官得限制之或警誡之

第二十條 公有或私有荒山該管地方官對於所有者得酌定期限強制造林

第五章 罰則

第二十一條 竊取森林之主副產物者為森林竊盜處五等有期徒刑拘役或贓額二倍以下之罰金

第二十二條 森林竊盜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併科贓額二倍以下之罰金

- 一 盜伐保安林者
- 二 依官署之委託或其他契約有保護森林之義務而竊盜者

第二十三條 知為森林竊盜之贓物而受贈搬運寄藏故買或為牙保者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之例分別處斷

第二十四條 放火燒燬他人之森林者依刑律一百八十八條之例處斷

第二十五條 放火燒燬自己之森林者處五等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之罰金因而致危害於他人所有物者依刑律一百八十九條之例處斷

第二十六條 於他人之森林內未得所有者同意而放牧牛馬者處一元以上三十元以下之罰金

第二十七條 損壞移轉他人為森林而設之標識或設備者處二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罰金

第二十八條 損害他人森林之苗栽木植者處二元以上百元以下之罰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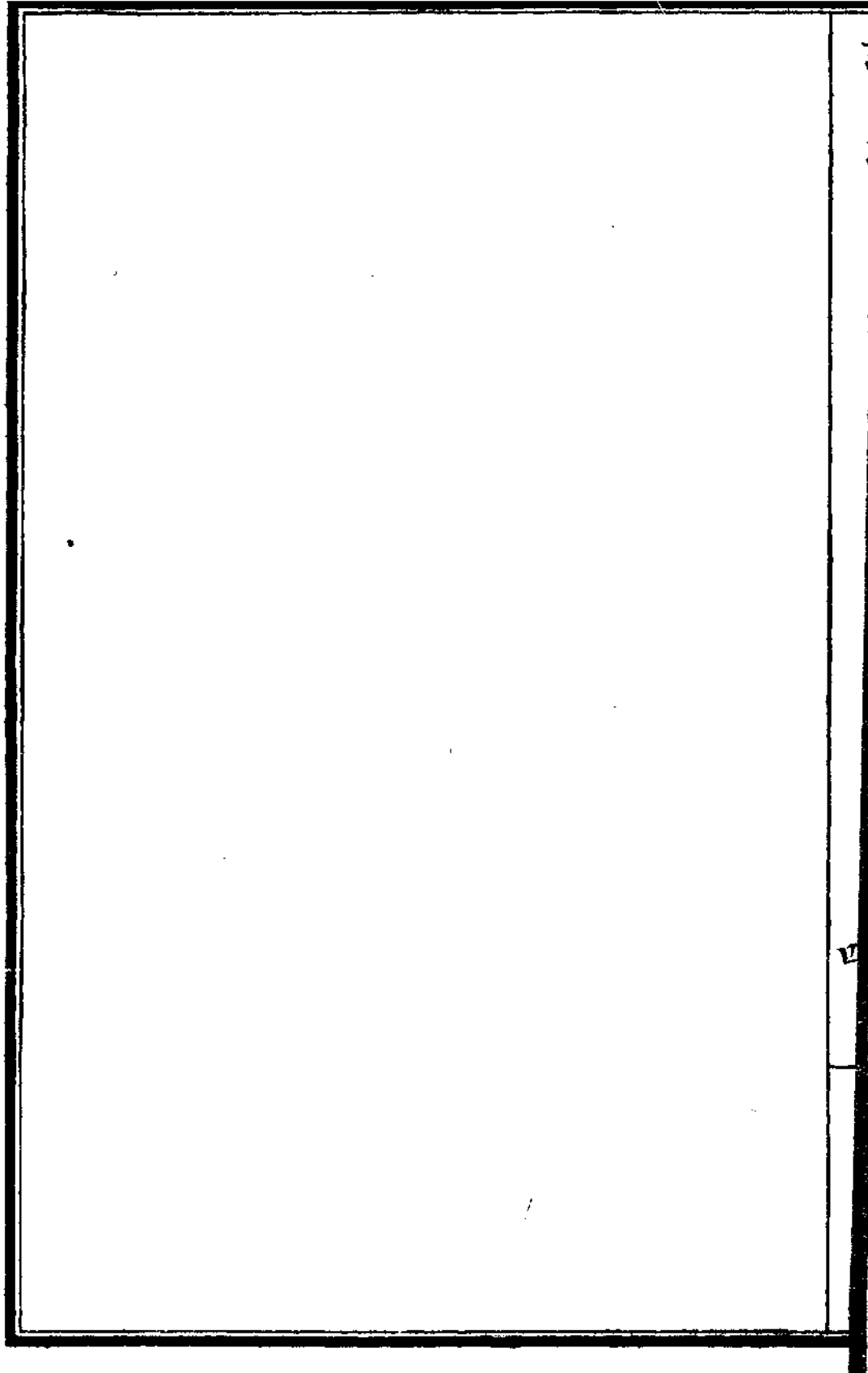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條 違背第十條之規定而樵採或以引火物入林者處一元以上三十元以下之罰金

第三十條 違背第十八條之規定而開墾者處二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罰金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一條 關於本法之施行細則以教令定之

第三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契稅條例

第一條 本條例所謂契者指不動產之賣契與契而言

前項契約用紙由財政部定式頒行各國稅廳制發

世上有體的物件自形式上區別可分二種一種是可以移動的物件叫作動產如菽粟牛馬之類是一種是不可移動或是一經移動即失原有價格的物件是謂不動產如田地房產之類是本條例係專就不動產而言不動產之賣契即是不動產的買賣契約不動產之典契即是不動產的典當契約此項契約係要式的故關於用紙亦要詳加規定

第二條 繳納契稅以貼用特別印花方法行之

前項特別印花由財政部頒發

特別印花種類如左

- (一) 赭色一角
- (二) 綠色五角
- (三) 紫色一元
- (四) 紅色十元
- (五) 藍色五

十元 (六) 黃色百元

第三條 不動產之買主或承典人須於契約成立後六個月內以左列稅率貼用印花請該管徵稅官署呈驗註冊

賣契稅 契價之百分之九

典契稅 契價之百分之六

先典後賣之賣契得以原納典契額劃抵賣契稅但以承典人與賣主屬於一人者為限官署地方自治團體及其他公益法人免繳契稅但以收益為目的者不在此限

本條規定自通常情形言之應注意的約有四端(一)納稅人(二)納稅期間(三)稅率(四)納稅方法這都是訂契人必須遵守的條件不得或違然亦非無例外如先典後賣的賣契應先察買主合承典人是否一人若非一人仍應依例納稅自不待言若係一人則可以原納典契稅銀抵作賣契稅比如甲將

自己田地出典於乙價銀百元經納稅銀六元後又實賣於乙應納稅銀十八元除將典稅六元作抵外祇實繳稅銀十二元便是此外如官署如自治團體如公益法人或為國家機關或為公共團體其性質其目的均與私人不同故又有免納契稅的規定然亦非毫無制限如典賣田房係以收益為目的雖典賣的不是私人其地位卻合私人一樣故亦不得免稅

第四條 訂立不動產賣契或典契時須由賣主或出典人赴該管徵稅官署填具申請書請領契紙除繳納契紙費五角外無論以何種名稱不得徵他費

前項契紙費由買主與賣主或出典人與承典人分擔

申請書之格式由財政總長定之

我國契稅向由胥吏經手定額以外巧立名目藉口勒索的不一而足有本條規定則胥吏自無從售其奸

第五條 不動產之賣主或出典人請領契紙後已逾兩月其契約尚未成立者原領契紙失其效力但因有障碍致契約不能成立時得於期限內赴徵稅官署申明事由酌予寬限

契紙為物可以為契約成立的證憑可以作稅額多寡的標準這便叫做契紙的效力依本條規定這種效力在領到後兩月以內繼續存在兩月以外即使失去然此但就通常情形而言儻遇有障碍（如當事人偶染疾病之類）若仍令遵守此期間則未免失之太苛故又有寬限的規定

第六條 原領契紙因遺失及其他事由須補領或更換時仍依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繳納契紙費

本條條規定補領或更換契紙的手續條文內所謂其他事由即是遺失以外的事由如損壞如玷污如易典為賣易賣為典以及第五條第八條第十條所載之情形均是凡此事由無論補領更換均有另用新紙的必要

故仍令照繳契紙費

第七條 不動產之賣主或承典人逾第三條之期限不依本條例繳納契稅者除繳定率之稅額外並處以應納稅額之十倍罰金

本條是規定不依本條例納稅的制裁應注意的即是否逾第三條之期限即是自契約成立後是否已逾六個月六個月以內縱不納稅並非違法定然不發生何等問題六個月以外就當適用本條規定為故意為過失均所不問

第八條 繳納契稅時匿報契價者除另換契紙改正契約補繳短契稅額外並處以左列之罰金

匿報契價十分之二以上未滿十分之三者 短納契額之二倍

匿報契價十分之三以上未滿十分之四者 短納契額之四倍

匿報契價十分之四以上未滿十分之五者 短納契額之八倍

匿報契價十分之五以上者 短納契額之十六倍或徵稅官署依所報價

額收買之

此條是規定匿報契價的制裁匿報的價額既不能無多寡應用的罰則自不能無重輕所以本條要分別規定

第九條 本條例施行前訂立之不動產賣契與契逾期不補契者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六個月以內依第三條之規定補納契稅但因有障礙不能繳納時赴該管徵稅官署申明事由酌予寬限

以上各條都是關於本條例施行後所有典賣契約的規定至所有契約訂立在本條例施行前六個月以外者又當如何吸亦不可沒有明文故本條既定補稅的期間以為原則又定寬限辦法以為例外

第十條 前條之不動產賣契與契逾期不納契稅並未於期限內申明事由或匿報契價者准用第七條第八條之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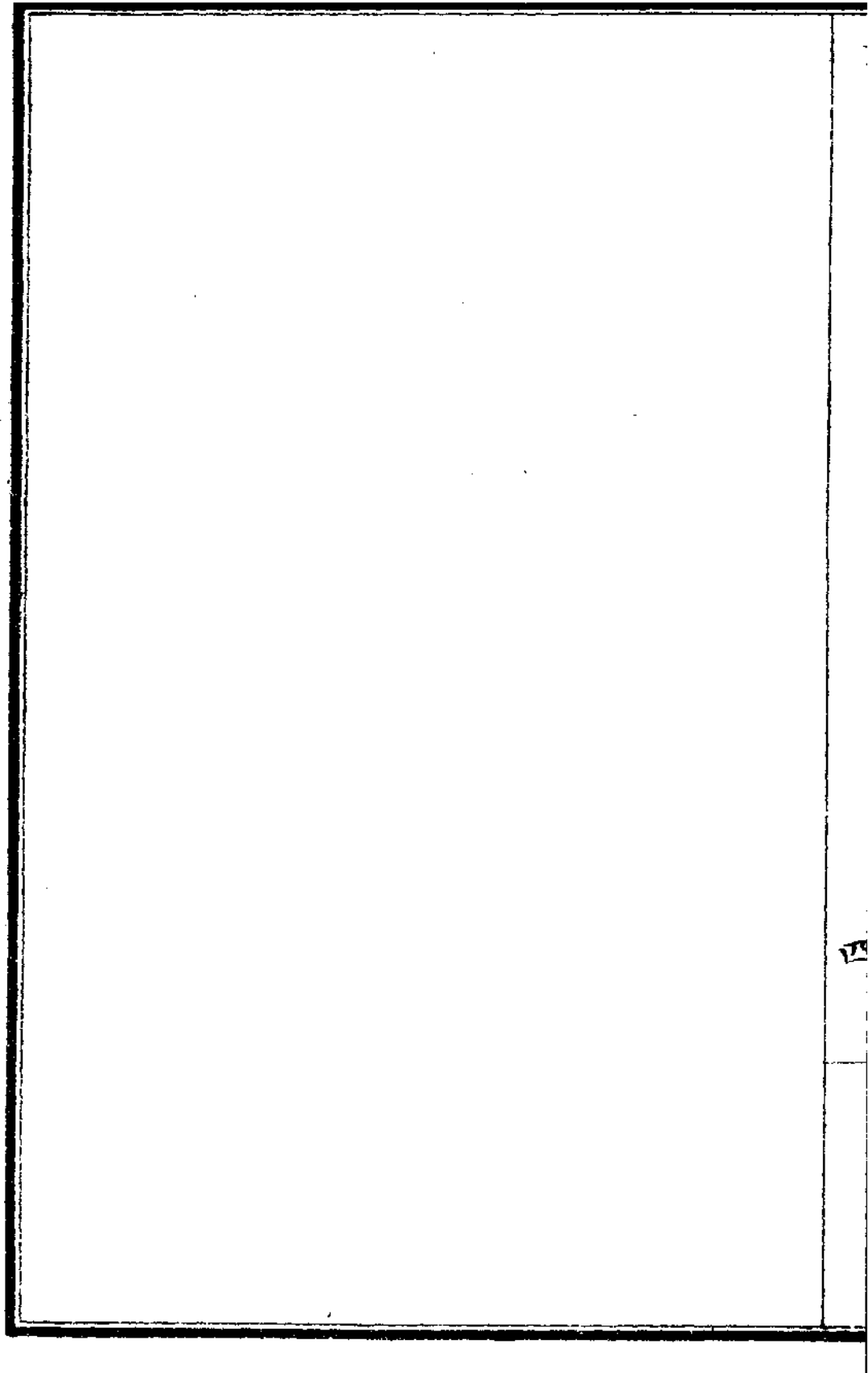
依前條規定本條例施行前訂立的契約所有納稅手續既和施行後的

契約大概相同所有制裁自亦未便獨異故適用第七條第八條之規定
第十一條 本條 施行細則以財政部令定之

施行細則就是為施行本法應用的詳細規則原來法律為物大抵為概括的規定徵之實際殊未必纖悉無遺故有施行細則的必妥此種細則有定以法律的有定以命令的本條例將此權限委之部令無非是便於施行的意思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係規定公布的日期



說勤

大凡一個人 生在世上 若沒有一種事業 為衣食住三樣的後援 是絕不能生活 這是人人知道的啦 但是雖有事業 要是不勤 衣食住的出產 仍然是不能十分豐足 這也是人人都曉得的啦 可憐有一種糊塗的人 到了貧困的時候 不說是命運不好 就說是時氣不佳 甚至於就灰心喪氣 如俗語所說的破罐子破摔嘍 決不想從前所以致貧的原故 整頓精神 為亡羊補牢 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的打算 一味的咳聲歎氣 怨天尤人 所以鬧的現在我們中國 不論是一國呀 是一家呀 簡直的像那肩商賣貨 滿街吆喝貧窮 如果長此一往 我們國家就不用等着外人來瓜分 就照這樣的貧困 也就足以斷送得國破家亡了 若要再不打起精神來 就讓有關懷民隱 注重民生的賢長官 日日發通告 天天布命令 或是提倡實業啦 或是振興商務啦

又搭上那熱心紳士 鼓吹的鼓吹幫忙的幫忙 但是古人有白話 能替人哭 不能替人流淚 仍須我們經營事業的人 或是一人獨辦的事業呀 或是公衆合資的事業呀 一樣的懃懃懇懇的拿他當做切己的事體去做 這纔能夠挽回貧困的頽運啊 要是不費資本而求獲利 不下種子而盼秋收 世界上豈有此種道理呢 由此看來 無論他為士為農為工為商 這勤字斷不可不講的咧 要知道這勤字本是懶字的反面 僅祇是心裏明白 能說不能行 或者行的時候 不能十分的盡力 仍就不能不算懶 而且平時並未深思熟計 無論何事何物 皆沒有先事經營的籌畫 臨時手忙腳亂 舉止失措 耗費意外的工貲 這也祇能算是忙 不能叫做勤 甚至於比較着那懶的 還須要損失的多 可見這勤之一字 不但要勤在臨時 更要勤在事先 纔能算是真正的勤哩 況且這勤之一字 不但是關於個人的生計 簡直的是關於國家的治

亂 社會的榮枯 比如人要到了艱窘的事候 就算有學問的人 慢說是貧富不移 算是鳳毛麟角 就算懷刑自重 也就狠不容易了 所以愚笨的些 就去做些寡廉鮮恥的事 強梁此的 便要挺而走險 為非作歹 真是所謂無所不至了 試問國家社會 平空添出了許多的盜賊許多的惡棍 這國家遂會有治平的希望嗎 這社會遂會有榮盛的希望嗎 可不是關係國家社會的前途甚大嗎 你想我們大家託命的地方 不是在這社會國家嗎 社會國家的盛衰榮枯 又全在這勤不勤上劃界 除非是喪心病狂的人 仍就是醉生夢死 去享那得過且過渾福 他無論如何 也不肯改弦更張 那種人是不必說他了 凡是稍有心肝的人 既知道這勤字關係的如許重要 不但是在各人方面 要胼手胝足 苦身焦慮起來 作到這勤字的分際 還要拿自己作出箇勤字的榜樣來 辦事有定力 說話有秩序 動作有定時 表率着大家 互相勸

勉各勤其業 由一家而一村 由一村而一鄉一邑一國 何至終日患貧
吸 不但是不貧 恐怕就是富強兩字 也不算我們癡心妄想

說地球

我們天天住在地上 若有人問這地究竟是甚麼樣子 他是怎們成的 地面上有甚麼東西 他還是有動作沒有 大約十有九箇是說不出所以然來 確確實實的答覆人家 哈哈我來替大家說說 讓大家認識認識 這位居居主人罷 第一先說地的形狀 我們腳踏的地 是什麼形狀呢 我中國有句俗話 說是天圓地方 這句話實在鬧錯了 地的形狀的確是個橢圓的 所以叫做地球 如今有許多証據 可以証明他是圓形的 譬如立在海岸上 帆樵那遠來的船 起初先看見帆蓬 或是桅桿 等一刻漸漸能看見船的全身 這是甚麼緣故呢 因為地是圓的 起初船身尚在地球的旁面 我們視線所不及 所以只能看見他的帆蓬及桅桿 帆蓬桅桿必較船身為高 所以能先露 我們目力只能看直線 不能看曲線 所以來的船 起初船身尚在下面 為地所遮 我們目力

不能及 所以看不見 等他漸行漸近 纔能看見 這不是地球圓形的
証據麼 從前外國人初發明此理時 有一個人名字叫麥志倫 他竟環
繞地球航行一週 於是地圓的証據 更形確真 如今環繞地球的四周
差不多天天有輪船來往 這地形是圓的一句話越發可信了 又有一
極易試驗的証據 譬如自北方向南方行 但見北方附近地面的星 漸
次下沒 南方附近地面的星 漸次出現 這不是地圓的是什麼緣故呢
立於平原的地方 放眼四瞧 拿自己的身體站的地方作中心點 向
四面轉看 可以看見那極遠處 覺天與地連 四面成圓界 這不也是
地圓的証據嗎 如此說來 地是圓形 可毫無疑義了

第二說 地球的實質 地球在幾萬年以前 是由日體分出來的 一個
極熱的流動體 到後來漸漸轉冷 外層堅凝起來 成一薄殼 即名地
殼 又因靠外一層 熱力不時揮發 溫度漸減 所以越凝越厚 到了

如今看他表面 雖都是些土石 但這地殼以內 據現在地質學者所說 尚是一種流體 熱度極高 所以遇着地殼不堅固的地方 這種流體 就會如泉一般湧出來 等到一湧出來 地面上的熱度 比地中低減 所以這種流體竟變成固體 就是一種火成山岳 若是常有這種湧出的地方 或是曾經湧出的地方 或是時湧時息的地方 這都叫作火山 這個火山構成及火山的種類 一時也說不完 如今只要曉得地球的實質 是一件什麼東西就是了

第三說 地球的表面 地球的表面 陸地占三分之一 水占三分之二 要算他的面積 合計有五萬萬一千餘萬方里 周圍計六萬五千餘里 倘有火車 十七晝夜可行一周 地球以上 兩份是水 一份是陸地 這陸地又分為五大洲 東半球上有四大洲 就是亞細亞洲 歐羅巴洲 阿非利加洲 澳大利亞洲 西半球上有一大洲 就叫亞美利加

二
洲 水分為五大洋(海之大者為洋) 一曰太平洋 在亞洲的東 美洲的
西 一曰大西洋 在美洲的東 歐洲的西 其餘在亞洲的南方 有印
度洋 在地球的南北兩極 有南冰洋與北冰洋 這就是五大洋 此外
尚有許多小海 一時也說不盡 以後再說囉

五大洲中 以亞細亞洲為最大 咱中國就在亞細亞洲上 這洲上有全
球極高的喜馬拉雅山 有全球極長的中國長城 有全球極長的西伯利
亞的鐵路 更有全球極長的人工所開的運河 這都是亞細亞洲的特色
為他洲所沒有的 全球上的強國大國 在亞洲上有中國日本 在歐洲
上有英國法國德國俄國奧國意國 在美洲上有美國墨國 非洲及澳洲
上土地都為列國屬地 沒有強大的自立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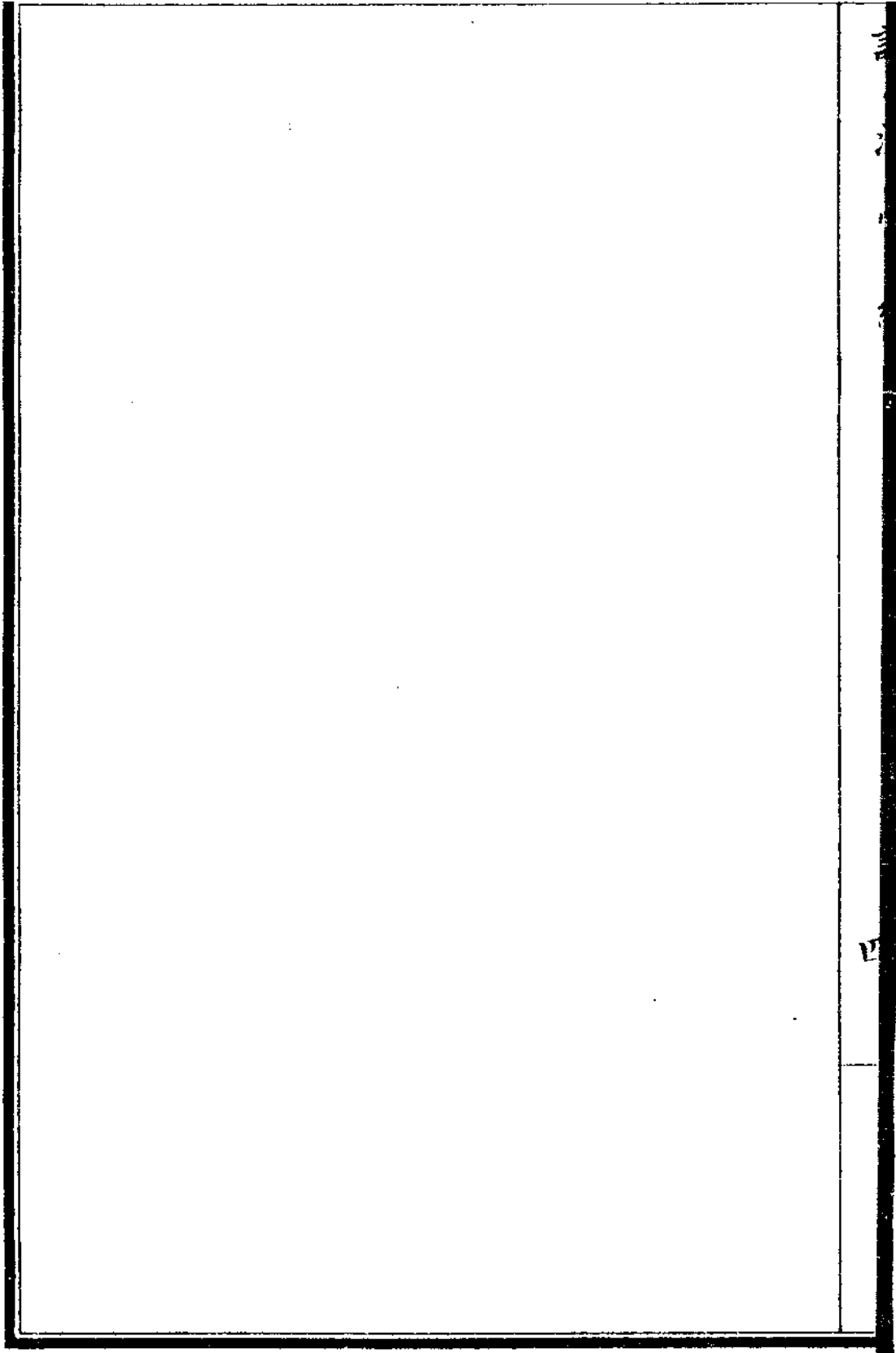
第四說 地球的公轉自轉 地球他自己實是轉動不已 他轉動的方向
是從西往東 每二十四點鐘工夫動轉一圈 這教一天 對着日頭的

這一面是白天 背着日頭的那一面是黑夜 這就叫自轉 凡自轉三百六十五次又四分之一為一年 地球不但僅僅自轉其身 並且繞了日頭而轉 他繞日頭轉的道路 是有一定的 他繞日走一圈 共三百六十五天 就是一年 這就叫公轉

自轉成晝夜 公轉成四季 如今不妨將晝夜的道理四季的緣故 詳細說說(講到此間必用圖畫) 世上何以有晝夜 晝夜且有長短呢 這因太陽照在地球 忽南忽北 光線有直射斜之別 所以各處地方 向日的時候 也有工夫長的分別 因太陽的光線來照地球 只能照見半面 這半面見太陽 那半面決見不着太陽 見着太陽的這一面就是白晝 見不着太陽的那一面就是黑夜 然太陽並不常照在一面不動 因為地球自轉 所以太陽所照的地面 也時更換 這就是有晝夜的道理 然而晝夜何以有長短呢 可分四個期限來說 如當春分時候 太陽光熱

正照着地球的中腰(這中腰名赤道) 所以地球每日自轉一次 無論甚麼時候 都有一半向太陽 一半背太陽 就是地球南北兩頭 日光照着也很平均 所以這時候 晝夜都一般長短 是叫晝夜平均 如當夏至的時候 太陽正照北半球 凡在北半球居住的人 見太陽的時候多 背太陽的時候少 所以晝長夜短 如當秋分時候 那地球走的位置 雖與春分不同 然而他受的太陽光與春分時一樣 所以晝夜也是平均 至當冬至的時候 太陽就照到南半球去 凡在北半球住的人 見太陽時候少 背太陽時候多 因而晝短夜長 這時太陽光線照着北半球上的都是斜射 當夏至時正相反 以上所說都是就我們住在北半球上所成的情形 若要說起全球的晝夜長短 須要依着地球上的方位 細細區分 總而言之 南北半球時令 適相反對 如北半球是夏 南半球就是冬 北半球是秋 南半球就是春 諸位不信 遂可用皮球做比

喻 試把皮球的中腰 作為赤道 照以上所說 圍着燈光 轉過一周
便可恍然大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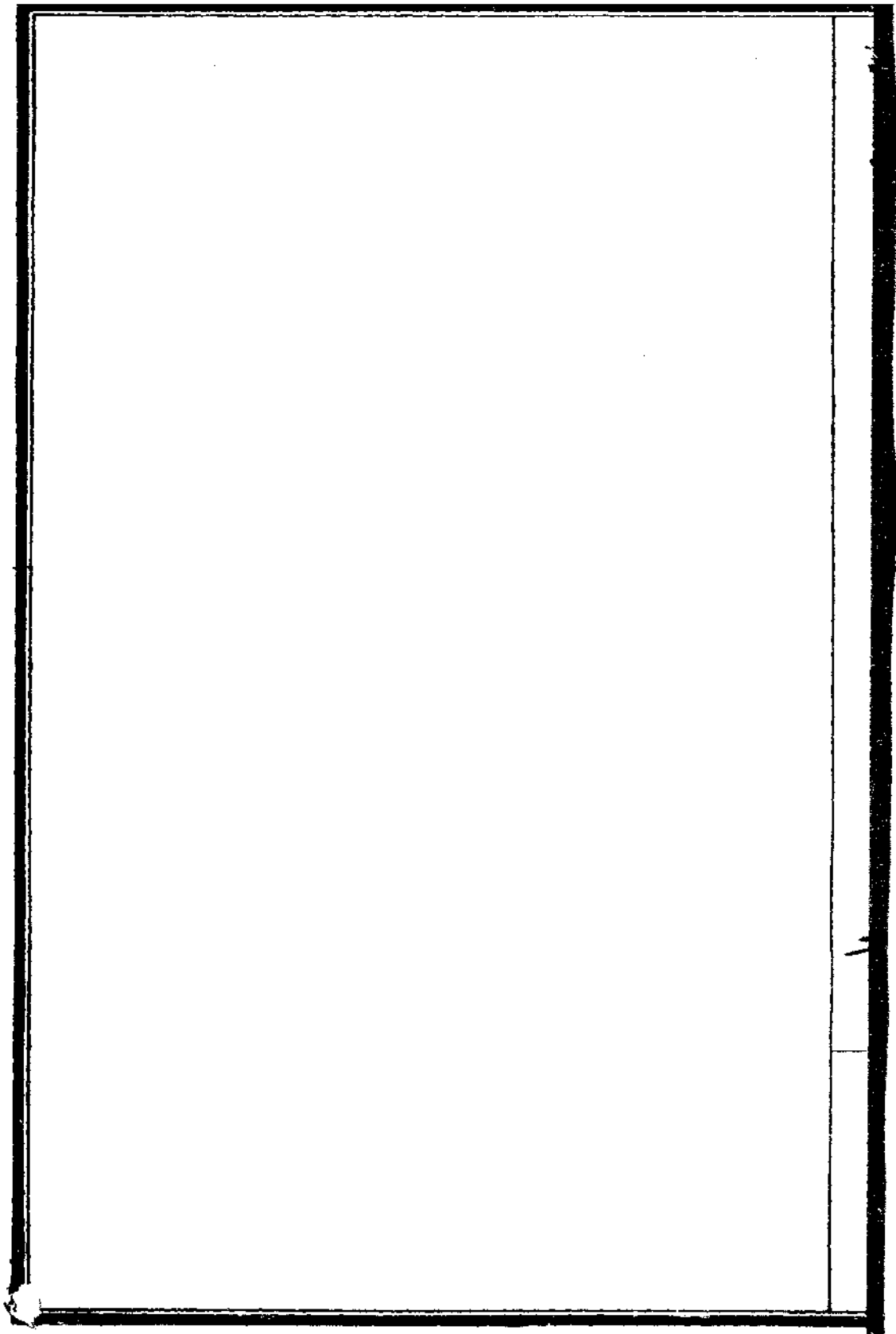
衛生之利益

錄吉林盤石縣稿
講員王作霖稿

生於世界上的人 靡有一個不願生活而惡死亡的 靡有一個不願身體
強壯而怕疾病的 但是人只有愛惜生命的知識 却靡有保護生命的
知識 我想生命二字 並不是空言愛惜 就可長命百歲 總得知道保
護才行 要知道保護 就要懂得衛生道理 我今天把這個道理 說給
你們聽聽 什麼叫作衛生呢 這衛生就是防衛身體保護生活的意思
衛生的事件有四 一飲食 二道路 三居處 四運動 咱們先說這飲
食吧 古人說一日不食則飢 又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足見飲食
二字 是人生第一件大事 但是咱們中國人不一樣 有把這飲食看得
太輕的 有把這飲食看得太重的 看得太重的 就是專一講究吃喝
每日縱口腹之欲 不管生病不生病 葷腥油膩 以豐為貴 寒熱酸
甜 胡亂雜陳 此等人 就是將飲食看得太重了 看得太輕的 無論

生熟 不求乾淨 只要解飢解渴就好 此等人又是將飲食看得太輕了
這兩種人 都容易生病 總得吃的喝的求其適宜 不好吃喝的不用
說了 就是好吃好喝的 也得留心檢點 必得有益無損才是 若是不
潔之水 腐敗之物 以及生冷不容易消化的食品 萬萬不可大意 第
二道路 道路是衆人所走的 道路不清潔 走路的觸了穢氣 就要生
病 就得傳染 傳染起來就是疫氣 說起來甚是利害 但是防疫的法
子雖極多 也不過以清潔為主 清潔的事 並不是一人所能作得到的
比方這條道吧 大家公有的 必得大家經管打掃的事 若是我推
諉 甚至拉圾亂倒 唾溺隨意 不惟害了他人 並且害著自己 不惟
犯着警章 並且被人唾罵 所以要把道路打掃得清潔 方合公共衛生
的原理 第三居處 總得擇選寬濶處所 向陽之地 修造的形勢 不
拘那樣 有錢的 高樓大廈 靡錢的 草舍茅屋 雖形勢不一 總是

不外遮風蔽雨 無論有錢靡錢 住的屋子 時常洒掃 使無垢塵 窗戶時常開着 流通空氣 以透日光 院子多栽樹木 藉樹木吸引新鮮空氣 人就可以不生疾病啦 第四運動 人要整天坐卧不運動 這就身體軟弱 精神困乏 靡有活潑氣象 所以富貴人出門 不是坐車 就是騎馬 在家作勞苦事很少 所以他的身體 越發禁不起風霜 咱們既知道這樣不好 就可以時常運動 久而久之身體就可以強健嘍 以上四件 稀淡平常 無非說個大概 人人都可以注意 我想一個人 不管有多大的勢力 非得有健全的身體 充足的精神 不能作出一番好事業來 所以常言說 精神是福澤之原 因為腦力充足 思想就能遠大 事業就能充分 民強國就強 民富國就富 中國要人人都講衛生 何患國家不富強呢



聽講閱報的益處

錄吉林濱江縣
講員張果良稿

時代無論古今 地方無論中外 凡是一個人 若是靡有知識 作出事
着着失敗 樣樣不能如人 所以人的錢財產業 有靡有還不十分要緊
惟獨靡有知識 終日胡混 縱有若干的財產 也難免轉眼成空 這
最是要緊的 那增長知識的法子 說起來也是很多 有子弟在年幼的
時候 務必必要他入學校 受義務教育 若是咱們年長的人 既然是幼
而失學 從前未曾念過書 現在年紀一則老大 不能求學 二則又有
本身的職業 靡有工夫求學 雖然有求學的心思 無奈靡有求學的力
量 在這個時候 最好是略識些字的人 隨時多看新聞報紙 一字不
識的人 可時時往講演所聽講 或是遇見各處開演說會的時候 也常
去聽聽 久而久之 事情知道的一天比一天的多 自然知識便一天比
一天的增 況且報紙所記載的事情 全是日新月異 什麼高妙的理想

啦 奇巧的技術啦 新學問 新器物 日有發明 不但能夠增長普通
知識 更可以增長高等的知識 至如演說 大概多關係現時的事情
不但可以增長知識 又能夠增高理想 閱歷人情 這聽講合閱報的益
處 不是極大的嗎 諸君莫輕看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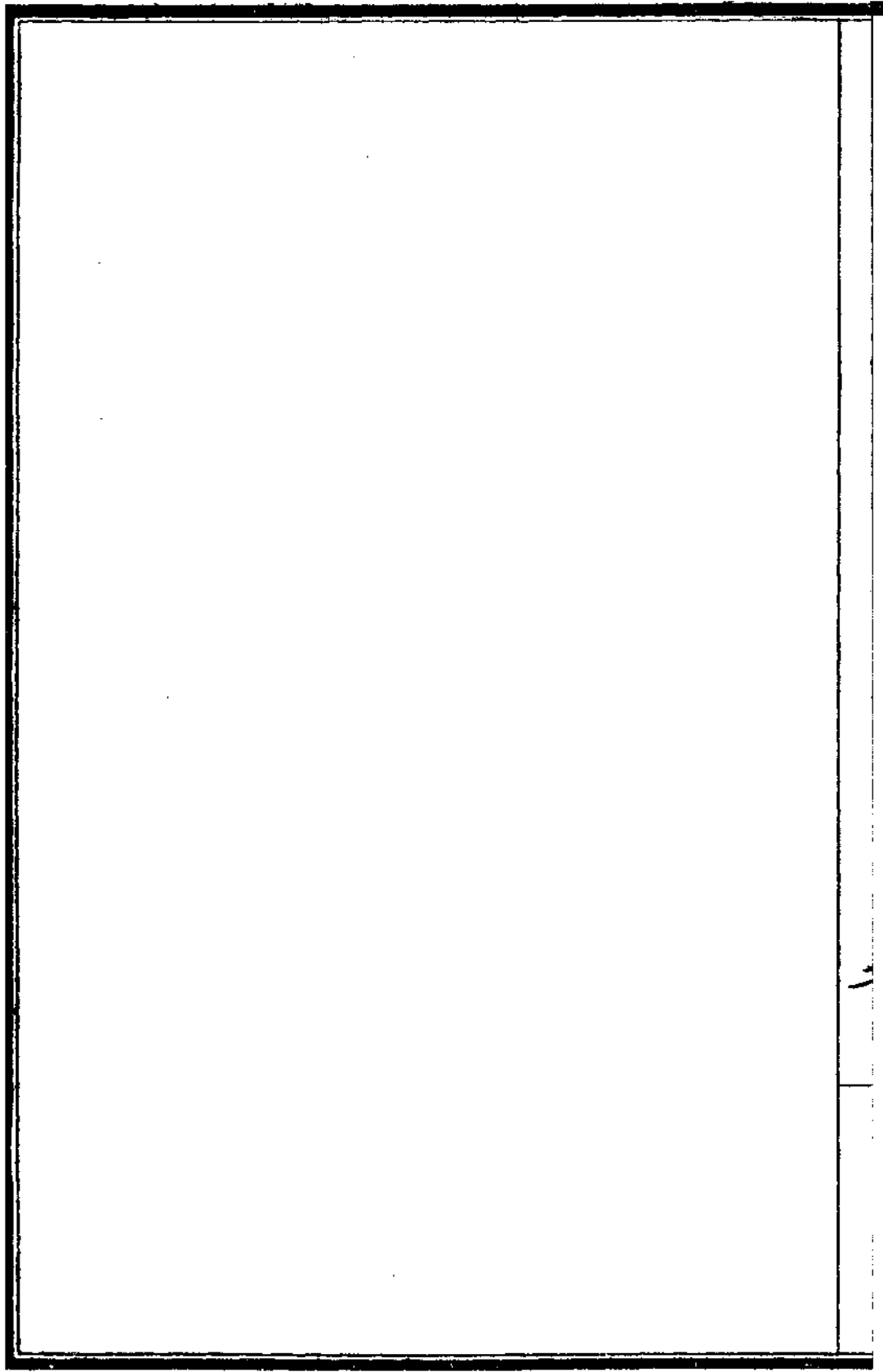
普通學校宜注重實利教育

錄直隸省教育會遊行講演稿

古人云 衣食足而後知榮辱 又云禮義出於富足 這兩句話 實在是
不錯的 假使人人枵腹 個個啼飢 那能再安分守己呢 所以求一國
安寧 必先籌國民生計 欲籌國民生計 必先養成國民謀生的本領
謀生的本領從何養成 必須注重實利教育 這是一定的道理 不可錯
的 我國興學以來 十有餘年 各地所立的學堂非不多 畢業人數也
實在不少 求其能自謀生活者 很覺寥寥 這是甚麼原故呢 這非是
學生之過 實是辦學者之過 只因學校初創時 真懂教育的人實在不
多 類皆撻拾空言 偏重理論 把實用全拋了 把學生腦筋養了個挺
高 實在的本領可着實沒有把握 鄙人說這話 諸君必不謂然 請看
各都會各商埠 不是謀事的 便是求差的 幾致肩摩轂擊 人人腦中
全想作大事 全想得闊差 這不是不能自食其力的一個現象嗎 假設

畢業人員全屬大材 都可以作大官 當闕差 總計全數不下幾千百萬
無論各衙署 各局所 不能容納 即或多設機關 全成官吏 試問
從何處出錢 養這許多官吏 分利的人多 生利的人少 長此不改總
不亡國 也必窮死 歐美各國 教育全重在實用 人材學校除實業學
校不計外 中學以下各學校 類皆以職業為中心 以他教育輔之 如
各種職業 各種小工藝 都是按地方的狀況 社會的要需 酌量加入
以備畢業後謀生的地步 我國地大物博 各處土產 極其富饒 如
南省之絲茶 北省之綿麻 麥桿烟草果品等類 此不過舉其大概而言
各縣之特產物 未調查的尚多 誠能仿歐美辦法 於各種學校加入實
業一科 鐘點即借用手工鐘點 每星期或二點 或三點 就本地新產
設法製造 造成為通用物品 如產麥的地方 用麥桿可編草帽繻
產煙的地方 用烟葉可製紙烟 果品最多的地方 或製罐頭 或造各

種果露 他如造信紙 造油墨 造粉筆 造火柴 造柳箱等小工藝
用本極輕 獲利甚大 銷路亦甚廣 全可酌量情形變通加入 一方為
學校開財源 一方為學生造能力 全賴地方士紳 學校教量 用心提
倡 千萬不要看他瑣碎 以為無濟於事 須知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涓滴之水可成大海 果能實力進行 自可逐漸發達 於社會於個人都
不無小補 從此分利人少 生利人多 國家也就漸漸的可以富強了



正蒙

人格之根基

父兄之責任

這正蒙兩字 從何處說起呢 易經上有蒙以養正的話 宋朝張橫渠先生 作過正蒙題目的一部書 按深處講 這正蒙兩字 包括作聖人作賢人的功夫 按淺處講 不過教道小孩成個正人就是了

何以成個正人要在小孩時候教道他呢 譬如我們住山的曉得打柴 住平地的曉得種樹 像那小樹秧兒 每天拿斧頭來戕伐他 是長不成的 或是任憑他橫生枝節 不去修理 也是長不好的 養小孩的道理 合這養小樹原來一樣 所以說成個正人必須從小時候就教道他 但是教道小孩 很不容易 誰不姑息 誰不溺愛 俗話莊稼是人家的 好 孩子是自己的好 真一點不錯的 小孩街前撕打 本是蠻橫 他父母反說是剛強 摘人瓜果 本是偷竊 他父母反誇其乖巧伶俐 大家想想 這樣小孩 將來長大成人 有不逞凶藐法的嗎 孟夫子說子

弟不才父兄之過 蘇東坡說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 王安石說童孩之時先入為主 可見小孩的時候不可忽畧他 務必養成一個正人 纔算得賢父兄哩

如此說來 這教道小孩 是最要緊的了 但是可有什麼好法子呢 古昔聖賢於這件事 總有千言萬語 今且不必細講 舉其要義 大概有二 第一要教道他志趣端正 小孩毛病 最容易是撒謊是貪縱 若平常的時候 遇見事事物物 便在誠實廉潔上頭引導他 久而久之 自然不會撒謊 不肯喜歡人家物件 像那孟母教子的方法 鄰人宰豬 孟子問宰豬何為 母曰將以啖汝 既而悔曰不可欺吾子 遂買肉啖之 這是拿信字教道小孩的 像那華盛頓少時因試斧砍傷其父最愛之樹 直認不諱 其父變怒為喜 這是拿信字獎勵小孩的 像那孔融四歲的時候 與兄弟分梨 獨取其小者 讓其大者 這是小孩自能謙恭遜順不肯貪多

務得的 所以後來都成了聖賢 我們晚生下輩 雖不敢企望太高 但是做照那個法子 時時刻刻去教道小孩 還怕他後來不落個正人嗎 第二要教道他知識活潑 小孩渾渾沌沌 除衣服飲食遊戲外 似乎別無所知 但這些箇裡頭 也有多少的道理 無窮的興味 可以隨時隨事 開他心縫 助長他靈機的 譬如小孩愛聽笑話 與他說羣兒遊戲 携鎗打鳥 見樹上落有九鳥 哄一聲中其三 這時候問他樹上還有幾鳥 那遲鈍的必然計算樹上餘數 那靈明的必然知道已經飛去一個無有了 雖係小小問題 可是計學哲學 都包括在裡頭 小孩也歡喜愛聽 更且在平常時候 小孩若有巧妙思想 即趕急獎許他 像那日馬溫公 幼時與羣兒拋球 球入一穴 羣兒束手 溫公能以水浮出的故事 又像那小孩誤落水缸 能生急智破缸出水救之得生的故事 立刻獎許 他自然幸幸頭的 更肯隨事隨時留心了 至如一粥一飯 來

處不易 一絲一票 物力維艱的道理 遇事指點 切而易明 大概我
們過日子的人 都已垂為家訓 也就不必細講了
這教道小孩的法子 本來無窮無盡 要在賢父兄 因時施教 務必引
入正道 確有正行 正己正人 纔不愧肯聖先賢 那正蒙兩字 立言
的本旨 雖不必俱為聖人賢人 而作聖人作賢人的功夫 何嘗不根基
於是 況且當此共和時代 民為國家主體 民強則國強 民弱則國弱
所以鑄造國民 為當今急務 此後國家大事 不能不責望後起的一
般小國民 吾所以刺刺不休 更不能不責備現時那鑄造小國民者

論改過遷善

錄福建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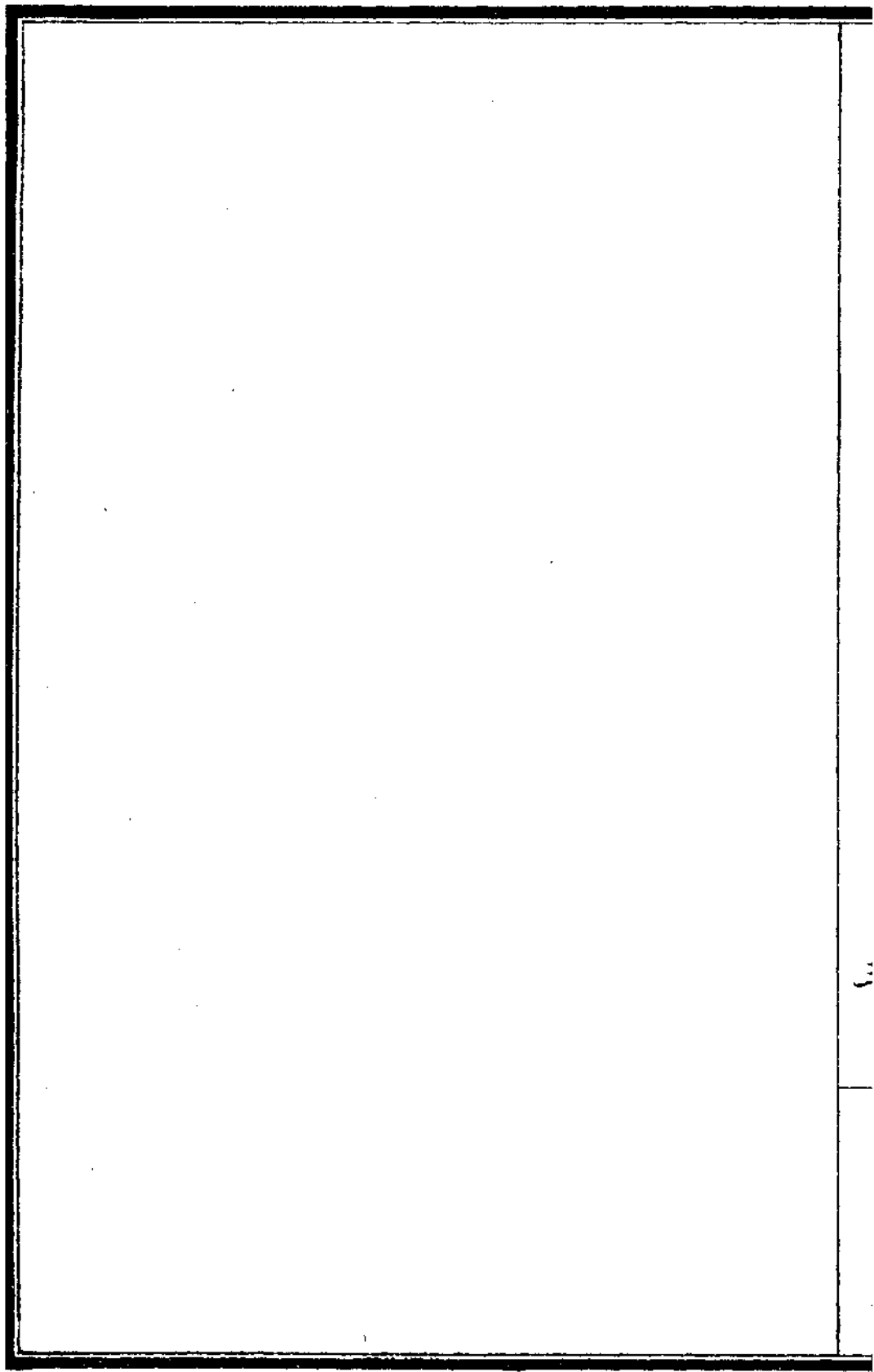
咱們生在世界 上人作事 很不容易 古語說得好 人非聖賢 誰能無過 難道咱們一生所作的事 件件都無過失嗎 但是過有兩種的分別 一種是有心的過 一種是無心的過 有心的過 這便是奸惡的心腸 處處想害人利己 那且犯不着講他 單說那無心的過 乃是人所容易不免的 什麼叫作無心的過 譬如咱們辦一件事情 誤託一歹人經營 弄到虧空款項 破壞名譽 此乃用人不慎 一時失察 原是无心的過 大家自能替你原諒 再有別人託你作一件事 你的初心實在要替他盡心辦好 那知道事不如心 或是偶然公錯 竟致有對人不起處 這也叫作無心的過 更有那少年作的事 實在草率鹵莽 到了後來年紀大時 從那人情世故上 閱歷漸漸深透 才悔從前舉動的過失 自己思想 極要改過遷善 作一好人 這樣人真是難得 咱

們中國歷史上載一樁事 在晉武帝時候 有一人姓周名處 表字子隱 自幼年時 他的父親 早已亡故 無人管束 性情暴躁 並且生就 一身好氣力 天天騎一匹馬 有時到城外打獵這野獸 有時到街市上 任意亂跑 酗酒鬪狠 毫無品行 真有打死人不償命的樣子 地方上 有這個土豪惡棍 他的鄰里鄉黨 人人個個怨恨他 害怕他 提到周 處二字 年老的愁眉切齒 小孩子夜間不敢啼哭 看起來周處一世竟 無藥可治了 但是周處這個人 雖然蠻橫 却甚聰明 有一天在街頭 見那同鄉幾位老者 坐着談天 長吁短歎 好像遭了災難是的 周處 突然間跑到老者面前 那幾位老者嚇了一跳 走又走不脫 周處問道 現今年穀豐登 天下太平 你們幾位老人家 為什麼要這般憂悶 那老者起先見了他來 已經想走開遠避 今聽他問了一聲 越發不敢 回答 內中有一位想道 事到如此 也不必隱瞞 索興對他說出真話

好在咱們一般年老的諒周處也不敢無理於是嘆了口氣說道地方上有三樣大害未曾除去那裏夠得歡樂起來周處因接問那三樣大害是什麼大衆因說南山上出了一隻白額虎凶猛無比時常出來傷人那樵柴的耕田的送掉性命不少這是一害長橋下面又來了一條大蛟頭大如斗身粗如甕時常出沒吞吃人口發起大水房屋田畝淹壞不少這又是一害那老者說到此間就不說了周處是個性急的人連忙問道還有一害是什麼老者冷笑一聲慢慢兒說道還有一害就要冒犯虎威了並不在別處就在你身上你平日粗莽兇蠻真正害人不淺的這樣說起來豈非合那蛟虎是三害嗎周處聽了這番言語登時氣得性發如雷又想那年老長者不便開罪於他忽然轉過念頭默默無言暗想作一個人何苦與鄉里生這等惡感回頭走到家門心上好生氣惱以為給人家當場辱沒

還不說 我周處竟成了一個大害 這條性命要他何用 姑且去把蛟虎
除掉再說 能除得掉 地方就先去了兩害 倘然除不掉 把自己命傷
了 也不值一錢 主意打定 於是帶着弓箭 望南山進發 離山不遠
忽聽得樹林裏面 咆哮一聲 震動山谷 跳出一隻猛虎 張牙舞爪
撲向過來 周處見那隻虎 頭上一撮白毛 知道是那白額虎 一箭
射去 登時把白額虎射死了 回來又取了刀劍 帶了一個鐵錘 用鐵
練扣在錘柄上 到長橋河邊 引大蛟出來 蛟首聳出水面 張口如盆
腥氣撲鼻 吞向過來 周處把鐵錘投去 蛟順口吞下 咬住不放
周處用力牽到岸邊 把蛟首斬斷 此時三害已除了兩害 地方上人
歡喜的不必說 周處自己又發憤讀書 他本來是個聰明人 更加長進
得快 待人一味謙和 再靡有蠻橫性氣 比較從前竟作了兩樣人 自
此以後 那一般同鄉大眾 知道三害盡除 好生佩服 喜不可言 後

來周處作到御史中丞的顯職 盡忠報國 傳名至今 這真是改過遷善
的證據 今天演說這段事實 是奉勸世上的人 各各自己忖量 那犯
了無心的過失 固然容易醒悟 如犯了有心的過失這種人 也並非一
世成個廢人 要改作一良善人類 也很容易 這周處的故事 豈非頂
好的榜樣嗎



6.1

守法四

錄山東各縣通粹稿
俗講演稿選粹稿

俗話說人犯王法身無主 這話說得很有道理 明明說無論何人 但能不犯了王法 任憑窮也罷 富也罷 貴也罷 賤也罷 我這身子是很自在很舒服的 若是犯了法 輕者受罰 重者受刑 還有那用洋炮打死的 或是割了腦袋的 這身子受百端的苦楚 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靈 就是親生爺娘 也不能打救 真正是上天無路 入地無門 這一個身子豈不是沒了主麼 最可笑的 自從換了中華民國 有一等無知愚人 說是朝代也換了 王法也沒了 我們就任意胡行 也沒有管的了 像這樣說 真算胡言亂語 倘想無論是前清 無論是民國 沒有王法 還成個國麼 且是民國的法律 比前清是更要認真的 就如賭博 前清雖說是禁止 能夠像今日這樣嚴麼 吃大煙的 前清也說是禁止 究竟抓過誰的煙燈來 拿過誰的煙土來 至於作賊的 搶劫的

在前清時 拿到城裏去 至少也得一年半載 纔能判決 還有坐上幾年監獄 就放了的 現在却不然 捕著強盜 問明了口供 不到一月四十天 就可以就地正法了 到底是有王法沒王法呢 那些煙犯賭犯拐犯的罪犯 被巡警局拿去的 更是接連不斷 上千上萬 到底是王法沒王法呢 人犯了法 不但自己受苦 並且連累老老少少 人人有父母 有妻子 到了受苦的時候 做父母的是何等難受 做妻子的是何等著急 而且父母養我一回 不能顯親揚名 光宗耀祖 已經不成個人 不能成家立業 已經對不起妻子 反又做出犯法的事來 破了家產 累了家族 就是父母妻子 也覺顏面不光 無臉見人 想到這裏犯法的事 是萬萬不可做的了 有的說自從換了民國 不是人人自由麼 若時時刻刻的守著王法 可就不自由的很啦 咳 這可就差了 這自由二字 本來是極好的 但是被人講壞了 就有很大的毛病

要知道國家的法律 是保護人的自由 並非破壞人的自由 守法纔
能自由 犯法便不能自由 懶看那犯法的人 或受罰 或受打 或被
押 或被殺 何等不自由 看那守法的人 或種地 或作工 或作賣
買 即便作苦工 下苦力 竟日逍遙自在 官家也不來管 他是何等
自由 可見守法的 纔是真正自由 不守法的 覺著是自由 可就大
不自由啦 況且國家的法律 是為保護人民而設 並非為拘束人民而
設 我們百姓原以守法為本分 凡不守本分的人 是不願受法律的保
護 就叫做自尋苦惱 我想犯法的人 也有兩種 一種是強橫的 明
知法律很嚴 他却故意犯他 這種人最可恨 不必說了 還有一種人
年小無知 又不親近好人 見那作惡的人 吃的也好 穿的也好
不禁眼熱 也就隨戲隨戲 久而久之 就上了道了 結成夥了 不知
天高地下 只管隨狼打虎 一但犯了事 問了罰 這纔如醉初醒 如

夢初覺 後悔無及 也就晚了 這樣人可惡的狠 却也可憐的狠 我
們父老兄弟 常把這守法的好處 犯法的苦處 講給少年們聽 使一
鄉裏的人都成了守法安分的好子弟 懶看好不好呢

道德與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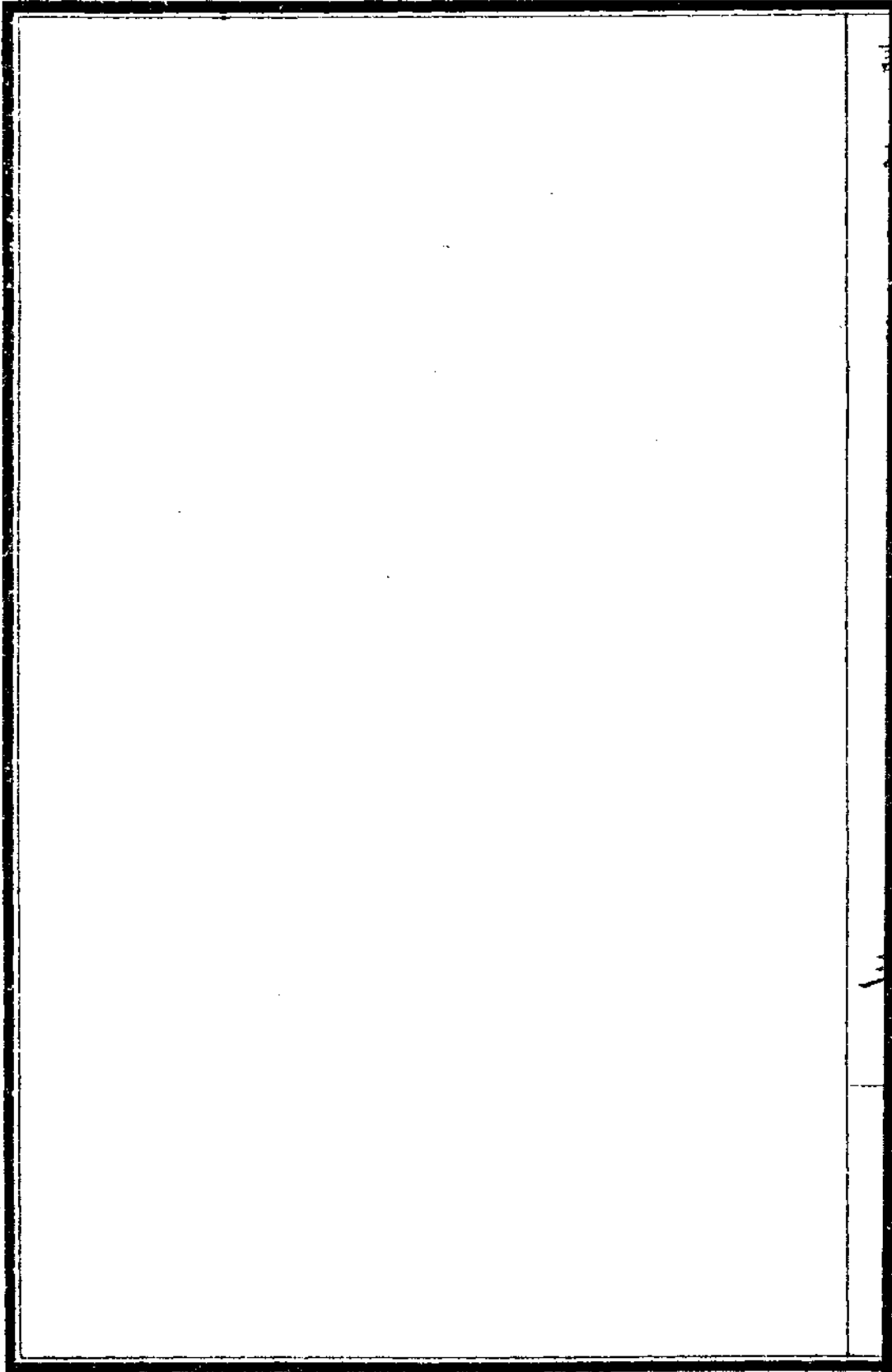
世界上人類不齊 有的是善人 有的是惡人 善人多則國家太平 惡人多則國家變亂 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 今打算使一般人民都趨於為善一路 不外感化同禁止兩種辦法 講感化不得不以道德為主 講禁止不得不以法律為要 道德是吾人所本來有的 詩經上說 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 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 可見道德是隨着人有生以俱來的 至於法律則是後來纔發生的 不信就看上古時代 風俗敦厚 人心忠實 只有道德 並沒有所謂法律 因當時人大都尊重道德 使用不著再把法律去束縛的了 等到以後 人類愈來愈多 生活亦就一天難似一天 人心亦就一天壞似一天 不重道德 專尚變詐 甚至種種不規則的行為 層出不窮 恃強可以凌弱 恃多可以暴寡 到了這時候 如僅僅靠着道德是不足以維繫人心的 人心不能維繫 危險必及於

國家乃於無可如何之中 另想出一種約束的方法來 這種方法 就是法律 法律雖不能強人為善 可能限制人為惡 以此來補助道德所不及的地方 這便是道德與法律互相為用的意思 從先孔子說過 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 有恥且格 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恥 荀子也說 威有三 有道德之威者 有暴察之威者 有狂妄之威者 把孔子荀子的學說 兩相印證 荀子所說道德之威 就是孔子道以德齊以禮的意思 荀子所說暴察之威 就是孔子道以政齊以刑的意思 至於荀子所說狂妄之威 專指暴君污吏的行為 那是孔子所不忍說 也不屑於說的 據此看起來 兩家學說 雖然有純正同不純正的分別 至於先重道德次及刑政的宗旨 是毫沒有不同的 如此說來 既然道德為重 似乎應該專講道德纔好 無柰今日世界 不是三代以上的世界 社會的情形 一天比一天複雜 人類的智識 一天比一天變幻

道德觀念，幾乎消滅於無形之中。當這時候，想更用道德繩人，那豈能立刻收效呢？所以後代聖賢，一面推廣道德，一面維持道德。這纔是制作法律的本意。要說法律，本是從道德生出來的。若背了道德，便不是法律。況且綱常名教，也都規定在法律裡頭，即專就刑律上看，類如傷害尊屬親屬，要加等治罪，那不是道德上重人倫的意思麼？如姦非重婚科以罪名，那不是道德上勵名節的意思嗎？如偽証誣告有罰，那不是道德上敦信義的意思麼？如竊盜殺傷必殺，那不是道德上敦友善的意思麼？總而言之，教導人民重人倫尚名節崇信義敦友善，便是道德。禁止人民亂人倫壞名節滅信義害友善，便是法律。所以一部律文，簡直可以算是講道德的書。現在法治國，法律愈周密，人民的道德愈圓滿，道德同法律一致進行，好像成一個正例似的。那是甚麼緣故呢？總因道德的力量達不到的地方，有法律來補救。法律的力量

達不到的地方有道德去維持 不但彼此不相抵觸 而且互相為用 設
一個比喻說罷 假如有人在街上潑穢水倒糞土行路的人 不能攔阻
可是地方警察有權可以干涉他 這便是法律力量達得到的地方 假如
有人將穢水糞土傾倒在房屋裡頭 同居的人不能攔阻他 警察也不能
干涉他 這便是法律力量達不到的地方 法律力量達得到的地方 可
以用法律來救道德之窮 法律力量達不到的地方 不倚仗道德可倚仗
甚麼呢 即如人人知道在街上潑穢水倒糞土 一定招警察干涉 因此
不敢去做 這便是屬放法律作用的範圍的 若是人人都知道在屋裡潑
水倒土是一件妨碍公共衛生的事 因此不肯去做 這便是屬在道德作
用的範圍的 況且說到道德的效用 實在比法律還大 譬如有人殺了
人 法律上可以治他的罪 若有人動了殺人的念頭 並沒有去殺 在
法律上不能治他的罪 但是萬惡行為 都從這一個念頭上生出來 人

若有了道德思想 不但靡有犯法的行為 並且能洗淨了造惡的念頭
由此看來 法律只能懲治過去的行為 道德並能防範將來的惡意 孟
子說 徒法不能以自行 這話的意思 是說法律必須與道德相輔而行
可見道德同法律的關係 如同人有兩腳 車有兩輪 互相補救 互
相倚靠 缺一就不成的了



說產業組合之利

要明白產業組合的利益 當先知道這產業組合是個甚麼 並這產業組合為甚麼發生在世界的道理 這話說來很長 當歐洲西歷一千七八百年的時候 起了一種產業革命 這產業革命為甚麼起的呢 就是西曆史上所說的從黑暗時代漸漸文明復活 各種技術偕同羅盤針製鐵業等同時進步 更因機械之進步 凡生產物原於小區域有販路的 因有火車輪船等運輸利器 他的販路區域因之亦漸增大 販路區域既漸漸增大 小量之生產 就不足供給 於是乎資本大的事業就得以成功 資本小的就歸於失敗 因此就發生出來資本主義 在產業界上生一個絕大的變化 這就是產業革命 他的結果 大營業家 把小營業家一切壓倒 這小營業家就不能不入到勞働者之列 因為這個景况 勞働者越發加多 可就賺錢的地方 越發減少 生活就越發困難 這種現象

在西曆千七八百間 歐洲大陸 幾乎遍地皆是 當英法德 及其他諸國 對這個問題 非常苦心的研究 並在法國國會為一種議案 使國家每年出金若干 救濟這幫窮人 但是此種營業 終不算個長久之計 末後又想出一個法子 就是各小產業家共同相援 集小抗大 籍著這個維持獨立的經營 現在叫作產業組合的 就是此法 在今日看可算是一個最完全的方法了 這段歷史 既然說清 以下再把他的種類及有甚麼利益 給大家說說

在經濟學上說 產業組合 是一個營業 這營業怎麼講呢 即是在一定秩序裏面由自己的計算 替他人行繼續的營利那種產業 又在營業之中 本有個人的營業 有共同的營業兩種 這產業組合就是共同營業裏頭的一樣

又產業組合 必得依人結合纔能成立 且既為營業 必不外營業條件

中的營利目的 雖內中也有不純以營利為目的 但他的構成要素 實是如此 茲分產業組合共為四種 第一是信用組合 第二是購買組合 第三是販賣組合 第四是生產組合 信用組合是甚麼呢 就是因為大家彼此相信 一種合同的組織 這組合可以貸給組合員產業上必要的資金 并使組合員得儲金的便宜 購買組合 是由組合內購買產業或生計上必要的東西 買入之後 加上工作 或不加工作 再把這東西賣於組合員 有這種組合 購買纔可得種種利益 販賣組合 是把組合員生產的東西 加上工作 或不加工作 把他賣出 有這種組合 纔可收販賣的利益 生產組合 是把組合員生產的物件 加上工作 又組合員因為產業上的必要 得使用組合內所存物件 總而言之 這幾種組合 名目雖然不同 其目的皆在打算發達 組合員的產業跟經濟 利益之大 就不言可喻了 可是

他的利益雖大 也必須信用昭着 方可通行 若無信用 是決不能存在的 簡直說吧 信用就是產業組合的骨子 就經濟學上說 信用尤為要緊 不僅產業組合是這樣 大凡一國之富 發達到最大的限度 皆是由信用生出來的 所以產業組合的着眼處所 就在用甚麼方法 把這信用 養成於組合員中 是其最大目的 不如此是絕不能成功的 致信用這句話 雖人人能解 但講究他的內容 就是德義的一端 有德義始有信用 故產業組合直可叫做德義養成所 德義依產業組合養成 信用始得成立 依信用的働作 世人始得自由自在 作殖產上的事業 由這裡看來 這產業組合的事業 能發達一國的經濟 固不必說 且同時維持一國之德義 亦是很強大的 就此看來 凡種種產業方面 皆有產業組合成立的必要 是人人知曉的 就中關於農業方面 更為要緊 所以現在專就農業方面說說 農業各自的利害 共進之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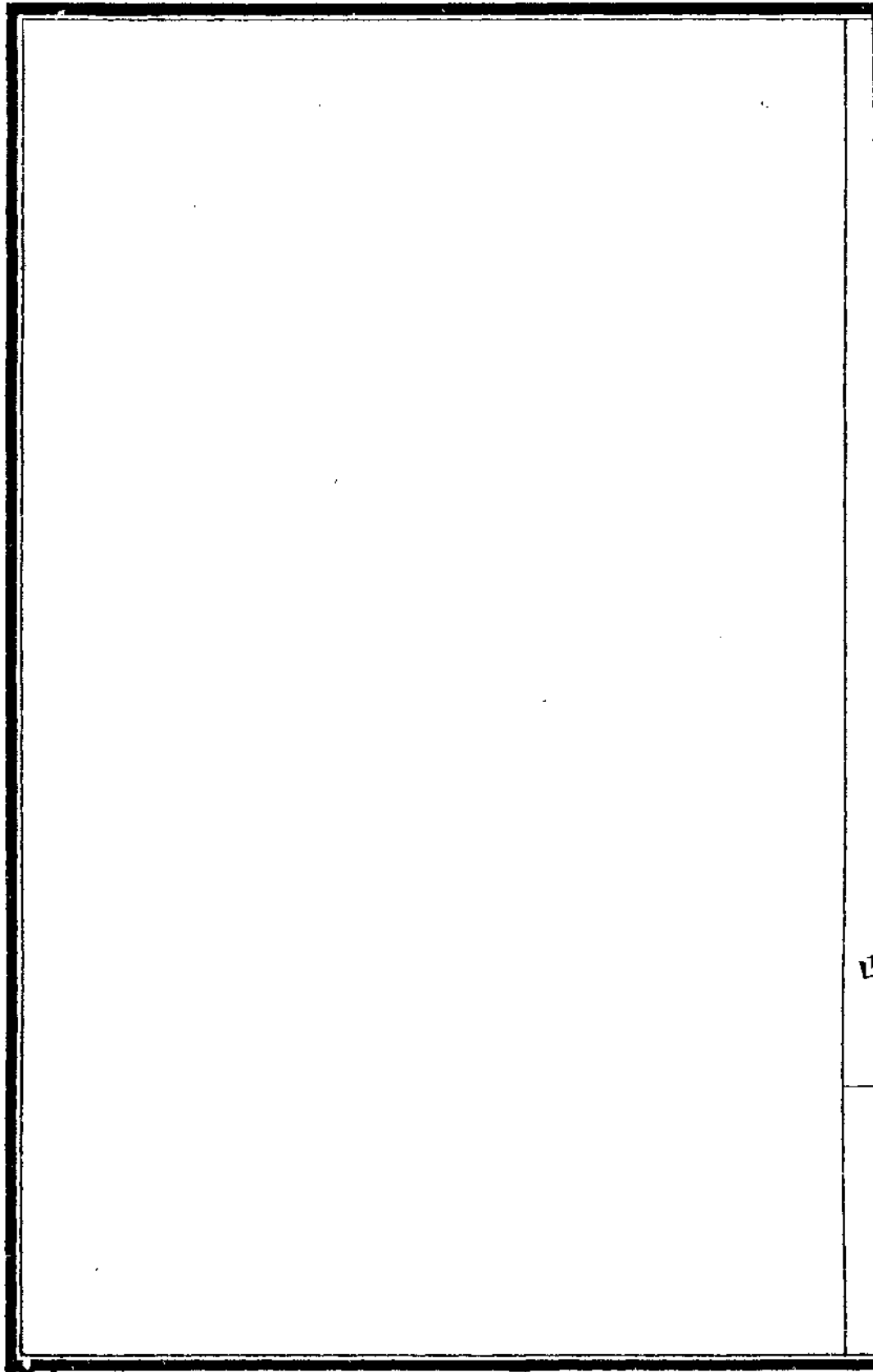
甚多 如互相扶助 協力施設 既屬便利 又甚重要 况比較商工業相互競爭之點亦少 比如多數的農業者 共同買入肥料種子器械飼食家畜等 計共同的利益 可沒有互相壓迫的憂虞 况農業經營的地盤就是土地的生產力 這個有一定的限度 各農業者經營的成功 也有一定的限度 絕不似經營商工業的有彼此傾軋或相角逐的事 兼之農業的經營 也互相類似 不像商工業那們複雜 所以設立各種營利的及經營的組合 他那要件 實於農業界為完全存在 雖然如此 但當設立組合之時 因下面種種情事 成績也有不一樣的

- 一得農民間相互依賴的念頭發達 并得彼此互相信任
- 二得使農民間有組織才能的人物 及有商業知識的人物 任設立及經理的指導
- 三組合各員對於組合的權利及義務得確定

四要彼此抑制各人的自由慾望 並須彼此同知共同働作的必要
然此等情事 嘗因地方不同 並使各地方組合的性質與那成績 也各
有異 每見一國一地方成功的良好組合 移植他處時 往往陷於失敗
這是甚麼緣故呢 原來組合機關的效果 是依着指導的人物 跟那
地方人民的性質 組合的種類 四圍的經濟狀況 有種種差別 當開
始組織的時候 必得面面顧到 纔不至於失敗
又產業組合 成立以後 就德義方面說 凡冒險的或投機的事業 皆
不許作 若是近於這樣行為 這組合就一天也不能成立 若細說就是
各種德義心發達到最高程度 組合之信用亦發揮到最高程度 產業組
合依賴生活的空氣 實在是德義上清淨潔白的物質 苟其空氣有幾分
冒險或投機的意味 又或加入華美奢侈的意味 他那組合就形存實亡
要想發達 是絕辦不到的 所以打算組合發達 在這層必要注意

方可免事倍功半哪

講演彙編



2

說蠶桑

我們中國出口貨的大宗 最多的是茶葉與蠶絲 人人都只說江浙為產絲的地方 其實各省無處不宜於蠶桑 考養蠶最先的地方 據書史所載 去今四千六百餘年前 黃帝的元妃西陵嫫祖氏 始教民養蠶 當時黃帝都燕之涿郡 古稱幽都 即今的燕京 可見我國養蠶 實始於北方 還有個考證 就是書經禹貢所謂兗州桑土既蠶 兗州就是現今的河間慶雲諸縣 太史公貨殖傳上也說過 燕趙田蓄而事蠶 如此說來 北方養蠶 發達最早 可惜現在反不似從前 豈不是把一件利益最大的事業 白白的放棄了嗎 栽桑養蠶 都是極容易的事 書有云 婦人蠶織 以為衣服 可見者養蠶的事體是婦女們也能辦的了 這還不容易嗎 況且蠶性惡濕 故祇食不飲 蠶性喜燥 故有糞無尿 北方氣候乾燥 雨量稀少 與蠶性最為相宜 若養起來 比南方苦

雨患濕的氣候 容易得多 再說栽桑的土地 最好是高燥的砂質壤土 北方的地勢高燥 土壤又多含砂質 栽桑也最相宜 而且一層是荒地甚多 一層是田邊屋角 都是隙地 若用他栽桑 不但地無荒棄之歎 蠶桑之利 也就因此而興了 有這樣一件最有利最易的事 又當此國民一致提倡實業以救貧的時候 我們何不把興蠶桑的事 講究起來呢 今日試將栽桑養蠶極容易的方法說出來 以供大家試驗試驗

第一 栽桑法

栽桑必先養苗 養苗的方法很多 用桑樹的柶子也可以養苗 這叫做取木法 用桑樹的根子也可以養苗 這叫做分根法 若普通常行的法子 就是播種 養成實生苗 桑仔就是柶子比栽良好桑樹的柶子與根都容易 故在北方 以播種養苗為便當 即於每年五六月間 採取老熟已

成紫黑色的桑椹 放入木灰水中 用手揉搓 將其脂皮洗去 攪在陰處掠乾 裝入瓦器內 放在陰冷地方 埋在乾燥砂中更好 到第二年春天 取出播種 播種的地 要選擇四面空曠的砂質土 做成畦背 用水澆透 再施稀薄水肥 然後將種子混十倍以上細砂土播下 因種子粒小 不和砂土 不易播勻 播種之後 上面薄薄的蓋層細砂土 再布稻草 隨時用水灌溉 勿使乾燥 經過二十天左右 可以發芽 發芽以後 審察其疏密 約相距三四寸 留健壯的苗一株 其餘不好的苗 全行拔去 以後留心照管 勤除雜草 天若乾燥 時用水澆 到秋天苗可長到二三尺高 明年春天 可行移植 後年春天 用做接木 實生苗若不接過 第一年代不能長久 僅好用作速成桑園 第二年數一多 葉小肉薄 所以必須接木 說到接木的方法 與接果樹一樣 到春天接樹時 剪取湖桑魯桑之類的好新條 將兩頭截去 用

中間勻稱部分 每一接枝 約留三四芽 長約二三寸 將前年播種的
實生苗 從根以上三四寸處切斷 再將切斷面皮層近處 用快刀刮開
接枝兩側面 亦用快刀 削成斜面 插入接木剖開的口內 接時最
要留心的事 第一接枝用刀削處 須要平滑 第二插入時 必使兩木
皮層緊對 如此方容易活 接好之後 外用稻草縛牢 其接處多埋入
土中 用水灌溉 就易生活 此活着之苗 由接枝發芽 長至五六寸
可施以水肥 漸漸就長成完全桑苗 再說栽植桑苗的方法 於開凍
之後 將土挖至一尺二三寸深 下面先鋪上雜草堆肥 上再蓋土 使
成弓背形 將苗種下 大根向北 鬚根使直 四面用土踏寔 每株相
距四五尺 隔一日用水灌溉一次 到了二十四五天 將根之週圍淺挖
一轉 施以稀薄的糞尿肥料 新芽發生至二三寸長時 留下成長最好
的一條 其餘都切去 到了秋天 這一條可以長八九尺高 到了第二

年春天 當發芽之前 從地上一尺高起 至四尺高止 隨意要留他多少高 就從多少高處切斷 切口糊上黃臘 不糊也不要緊 待新芽發生 只留長得好位置好的三四個 餘都摘去 此後留心照管 除草培肥 到了秋天 所留之芽 每個可以長高五六尺 到交冬的時候 結束一處 以防霜害 到第三年春天 將枝解散 每一枝條 留三四個芽 其餘長處 概行剪去 養春夏蠶 已可酌行採葉 能少採或不採更好 使桑樹元氣充足 到第四年 樹已成長完全 可以採葉供養蠶之用 以後應注意 整枝 耕耘 施肥等事 整枝的理由 在不聽枝條太繁 消耗養分 致葉小肉薄 收量減少 並求樹形整齊 整枝的時候 凡見有病枝條 以後無用小枝條 彎曲枝條 細弱枝條 一概剪去 剪枝的時期 分冬夏二季 冬季在秋末落葉後 夏季在春蠶採葉後 北方氣候寒冷 降霜較早 秋季剪枝 切口易受凍害 不如

夏季行之 較為穩當 於春期發芽前 春蠶採葉後 夏蠶完事後 秋末冬初 各行鋤耕一次 可使土壤膨鬆 完全根的生理作用 易於生長蔓延 這因為桑樹為深根植物的原故 况鋤耕時 兼行除草 亦一舉兩得的事 因為勤除雜草 免奪取地中養分 亦是要緊的事 施肥的時期 於春初發芽前 施用人糞肥 或牛馬糞肥一次 採葉之後 再施蠶糞雜草堆肥一次 就是養蠶牘下的蠶糞桑葉渣滓等 也就可用 或用綠肥 即於桑樹下種荳科植物 俟其生長將要開花的時候 把他埋入土中 亦能助桑樹生長發達 以上所說 是栽桑的簡便方法 很容易的 不問誰也能照着辦得了的

產業不如職業

錄山西教育報

人生在世 一天要有一天的用費 那吃的穿的 都是非錢不行 至於銀錢的來路 不外兩途 一是由產業來的 一是由職業來的 就這兩件比較起來 產業的出息 不像職業的穩當 何以見得呢 因為這個產業 是嫌貧愛富的 我若有錢的時候 他就跟着我 我若靡有錢的時候 他就不知不覺跟着別人去了 你們且看看社會上的人 有幾個靠產業能靠得住的 可見產業雖為自己私有 總算大家的公物 若是專門職業 無論士農工商 祇要有一門長技 就是隨身的活寶 便夠一生使用 賣也賣不盡的 不比那專靠產業的人 產業賣空 再不能賣有產業去賣 除了乞討 再靡有養性命的法子啦 照這樣看起來 有產業無職業 已經危險 要是靡有許多產業 跟那游手好閒的人 更是萬分不能生活的啦 眾位還不知道現今是個逞智爭能的時代嗎

如果不改了舊日的習慣 力圖振作 就不能活在這二十世紀的地圖上面了 他們有職業的人 尚且也還要勇往前進 那些無職業的游民 還不趕緊學點正經職業 想個長久養生的法子 到了那個水落石出的時候 再去改圖 恐怕要後悔也來不及了 兄弟今天所說的話雖不多 却句句是金石良言 願同胞們細想想吧

勸剪髮

我們中國國體更改已經五年啦 大凡一國必有一國的體制 什麼冠服哇 禮節呀 都是體制所關 從沒有任着人民自便的 在從前開闢時代 國內絕無異言異服的人 夾雜其間 等到海禁初開 見着外國人的裝束 跟我們不一樣 就有給他送箇別名 叫作洋鬼子 若是我們中國人到了外國 外國人看着也是詫疑 把我們的辮子叫作豚尾 其實這好看難看 原沒一定標準 不過大家全是一箇形式 就覺好看 形式若是箇別 就覺難看 這是從感覺上說 若是從體制上說 既是一國的人 他的服裝 就應該大概相同 這是決無疑義的 民國改造以來 對於禮制服章 採用世界主義 取象大同 不事立異 這也是大勢所驅 不期然而然的道理 但服裝既改 這髮辮決無保存之必要 所以在辛亥壬子之夏 剪髮之聲 播及全國 上下一致 不約而同 到得如今 就理想上說

國中就應該連一條髮辮也沒有了。若再勸人剪髮，豈不是不成問題。惹人家的明月黃花之誚嗎？及至從事實上看，我國實在地大人眾，能樣樣整齊，所以這剪髮一會，未免是美中不足。先就京兆所屬的地方說，在通都大邑還好，若是一到鄉間，脊背之間，拖着這件東西的，實在不少。所以我開宗明義告訴大家，這辮髮有斷斷乎不可再留的道理。一則在作事上不方便，這是人人都知道的。因為我們作事，必要輕快敏捷。方覺痛快。若有辮子時常打攪，一灣腰，他就要墜在前面。一直腰，還得把他送到後面。辮子小的，曲在脖項上作癢，如同一條毛蟲，辮子大的，壓在脊梁上添累，活像一條鐵鎖，並且得常常留神，不是怕他沾染上污泥，就是妨他牽掛上重物，甚至睡覺的時候，上廁的時候，也先得照顧他。不然他就給你添麻煩。還聽見人說從前有一箇構機器的人，沒留神把辮子掛在機器上邊，竟因此受傷。斷

送了性命 你看那可利害不利害 因為這箇 凡要作事 必要先盤辮子 甚至於兩箇人打架 若不把辮子躲開 就給人作了揪手 既是要盤要躲 有這些箇累贅 那赶上簡直的把他剪去呢 二來在衛生上不利益 這事有箇徵驗 就是到夏天的時節 若是出汗太多 不消一兩天 頭髮裏必發生一種酸臭的氣味 這氣味從那裏來的呢 就是一種醱酵菌 拿頭髮裏的不潔物 作為養料 又因為頭髮裏的濕度溫度與他相宜 於是乎就拿我們至尊無上的腦袋 作了他繁息族類的殖民地 並且不止一種菌可以在此生活 凡是菌類 到此都是他一箇存留的地點 這菌類本來有益菌害菌兩種 如傳染病菌 繁殖在這箇所在 不必說是很危險的了 就不是傳染病菌 比如酒菌 醋菌 醬菌等類 平常叫作益菌的 若是發生在我們頭部 你說是討厭不討厭 再說這菌究竟是一件甚麼東西 簡單說就是腐敗物上所生的毛 比方我們對

人說道 你的頭髮裏長了毛了 這人聽着必有點不快活 其實到了夏天 誰也不敢保他沒有這種毛病 要想箇救濟的法子非常困難 不得已就得天天洗頭 還得加上防腐消毒的藥品 但是到了稍微僻陋的地方 這藥品不消說是沒處買 就是洗頭一層 除非是一毫事體沒有的閑人 若是有職業的人 每日必要洗上一次兩次頭 還得把他晾乾了再去作事 你說可有這箇功夫沒有 還有一層 按照動物學的原理說 凡我們身體上有毛的地方 或是減少振動 或是減少磨擦 或是防蔽塵埃水液 大凡在天能上 都具一種防護作用 不過人類 自衛能力 格外大些 人為的越進步 天然的就越退步 所以這箇作用不大顯著 可是總逃不出這箇公例去 就如我們的頭髮 原是保護頭頂的 若是留着 就不妨全留 若不能全留 就不妨把沒用處的一截剪短 像留辮子的 必須薙頭 那就是一部分利於發生毒菌 一部恰

好失却保護 可叫作取兩害而無一利 豈不是一樁不開化的老大紀念嗎 三來是消耗時間 因為我們最當寶貴的莫過時間 書云時哉不可失 語云時乎時乎不再來 留辮子就必須每日一梳 或二日一梳 至稀也過不得三五日 再加上每十餘日薙頭一次 所費的時間尤長 若節省此時間辦點事情 豈不是化無用為有用嗎 人生如白駒過隙 倏忽間就老境迫人 試看夏禹惜寸陰 陶侃惜分陰 正是在此處下功夫 我們若將薙頭梳辮的工夫 積攢起來 何止寸陰分陰之費呢 四來是虛擲金錢 我常聽見人說 某人浪費 某人節儉 這種評論 究竟拿什麼作箇標準呢 大概是用的得當 雖脫手千金 不能算是浪費 若是用的不得當 雖僅費了一文 也不能算是節儉 簡直說 就是不可以有用的錢 擲到沒用的地方 在前清的時代 不必說這條辮子 也就消費我們金錢不少 到如今若再有什麼薙頭梳辮買辮繩 這種直接費

用 或是污損衣帽枕被 這種間接費用 實在有點犯不着 比如小本營生的人 若把這錢添到他的資本裏頭 就能一天一天的 生起利來 到得歸結 也就不無小補 這話說起來 大家容易知道 是不必細講的 五者是觀瞻不雅 這層不是在國家體制上說 就平常眼光說 比方什麼地方有箇集會 這時候來的人 若是剪髮的 大家就看他是箇官紳學界的明白人 若是來箇帶辮子的 大家就看他沒有知識 不知不覺的就輕視他 或者因為這條辮子 到了大地方打聽一點事情 也沒人好好的告訴他 甚至於被人哄騙 我們好好的箇人 為什麼因着一點不要緊的東西 留這箇符號呢 以上所說的五層 都是不剪髮的壞處 大家既然知道了 就應該立刻剪去纔算對呵 但是我想仍有固執的人 還是不剪 這是因為他心裏懷着一種念頭 有的說是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 謂之孝道 若是剪髮 似乎就傷了

孝道 可不知道這孝道原不是一箇呆板事情 若是這樣講法 古來七
忠大節的人 成仁取義的時節連性命全不顧 豈不是箇不孝之尤嗎
若是人人講起這樣孝道國家社會上的艱鉅的事情 還有人擔任嗎 我
還有箇比方 若論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 我們的指甲 又何嘗不是受
之父母 大家可瞧見終身不剪指甲的有沒有 指甲既然可剪 為什麼
對着頭髮就這樣保存的緊呢 且說是不可毀傷 就應當全留着 不要
傷損一根 為什麼又要薙頭 難道說薙頭不算毀傷 單單的剪髮就算
毀傷麼 你們想想這箇思想對不對啊 還有一種說話的 他道我們中
國人 自然有中國的樣子 何苦學他們外洋呢 豈不知這剪髮是箇進
化的式樣 外洋剪髮 年歲也不甚多 從前他們也是全留來着 後來
因為蓄髮有狠多的不便 且經醫學家發明出許多的害處 所以越剪
越多 成了今日的通式 我們既知道薙髮跟蓄髮的不便利的去處 就

不能再講復古 自我累贅 這是隨着世界進化公例轉 沒有什麼學誰
不學誰的分別 若是因為外國人剪髮 我們就偏不跟他一樣 這就叫
作因噎廢食 豈不太愚笨了嗎 而且主張這兩樣言論的 未必是良心
上的話 不過有人勸他時候 隨便說幾句搪塞搪塞 他骨子裏頭實在
是 被習慣兩箇字網住 一時難得決斷 就一天一天的因循下來了
再還有一種人 對着剪髮到是無可無不可的 但是他看着旁人沒剪
於是乎他也不敢剪 這就叫作觀望 我今日說到這裏 要給大家說句
最切要的話 就是這因循觀望 是我們中國人一箇頂大的毛病 若還
不趕緊的痛改 恐怕將來後悔也就遲了 况且是一條不痛不癢的小癬
尚且因循觀望 不去快剪 還能指望他成就再大的事業嗎

改良社會須先改良惡習

錄甘肅通俗日報

現在咱們中國是好社會呢 是歹社會呢 看到風俗頹壞 道德墮落 遂怕是歹的處所很多 是該改良呢 是不該改良呢 自然是當改良才是 但是社會的好歹 是由習俗成的 所以改良社會 須先改良惡習 古語說的 習俗移人 賢者不免 像這樣說來 賢者尚為習俗所移 那習俗又怎能夠改呢 我看這個話 實實說的不妄 大凡人生世上 必在朝有福國利民的實績 在野有移風易俗的能力 方算得一個德備才全 超羣出眾的賢者 若進不能有益於國家 退不能有益於社會 甚至隨波逐流 反為社會上的習俗所推轉 這是陷於習俗的庸夫俗子 那裏配當這賢者的徽號 所以咱們這些人 自己情願做個庸夫俗子便罷 如果不願大家叫個庸夫俗子 就要立穩脚跟 拿出定見來 凡事總以道德為標準 只看合不合乎道德 不管習慣不習慣 俗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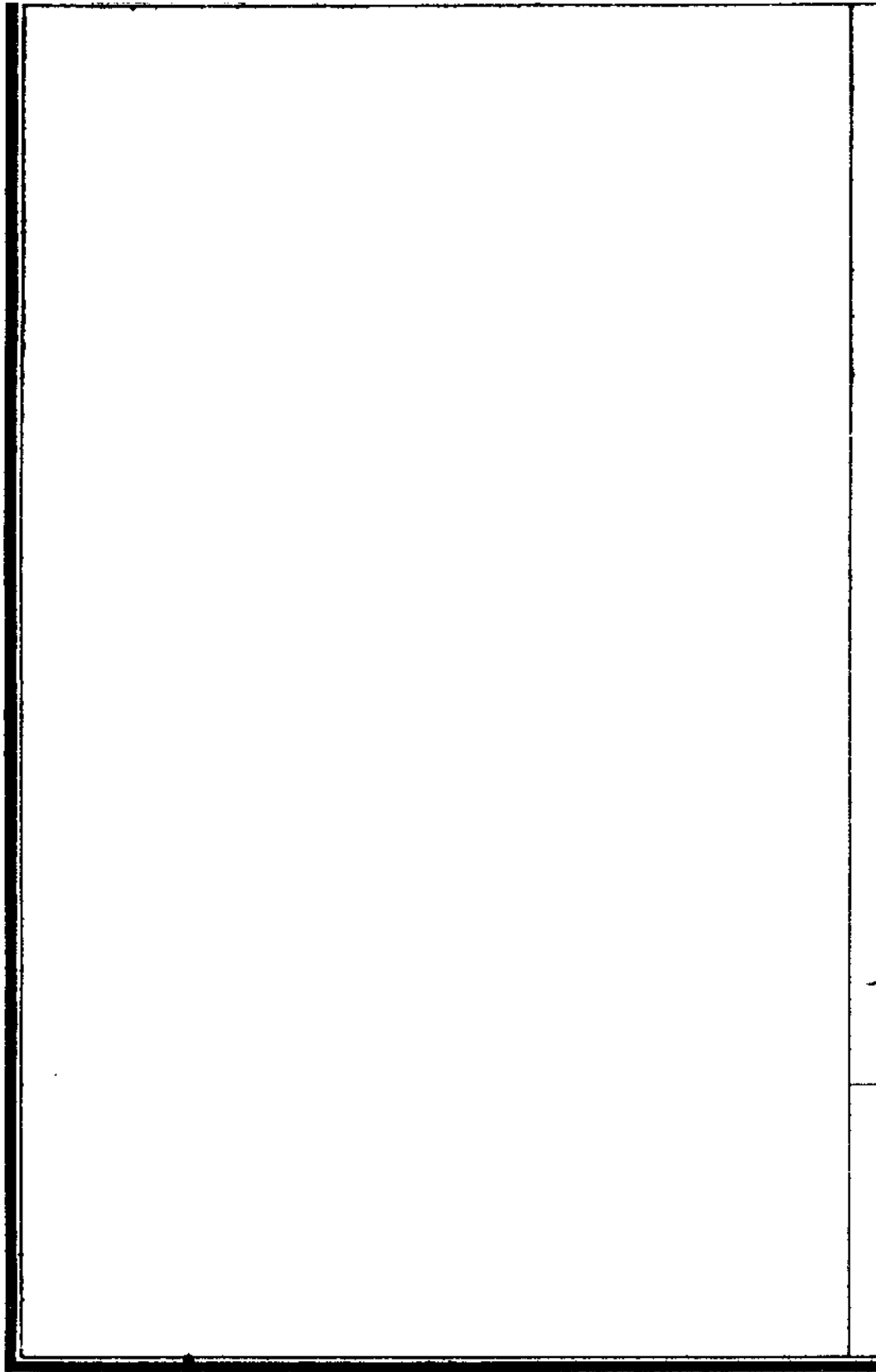
不俗見 當行的即行 當止的即止 當改革的即改革 自己倡義於先 使旁人和之於後 薰為風氣 播為習尚 那惡習自然消了 社會自然好了 且把我國現在幾種惡習 說來各位聽聽

第一種 就是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 就不講公德了 既不講公德 所以不能合羣 如同辦一事 不是甲嫉妬乙 就是乙嫉妬甲 同營一業 不是丙損害丁 就是丁損害丙 外國人笑我中國人 像一盤散沙 就是說有這種惡習 這種惡習 要趕快改良才是

第二種 就是欺詐的惡習 孔子說過 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也 又說言忠信 行篤敬 雖蠻貊之邦行矣 可見得信實二字 是人生必要的 但是作起事來 盡是欺詐 好像那種欺詐行為 是應分當作的一樣 反把作誠實事的 目為迂腐 視為蠢笨 這種惡習 實足以敗家亡國 所以政府想改良社會 總要一般人民 把從前那些欺詐手段

一概除去 才可望有進步呀

第三種 就是奢情的惡習 常言道 富從儉約起 貧從不算來 又說勤儉富貴之本 可見得勤儉兩個字 是興家立業的根本了 現在中國貧弱到了極處 所以貧弱到這樣的原因 就是吃了這奢情惡習的虧了 你看我國的一些人 狂嫖濶賭 任意揮霍 一點事不作 好逸惡勞 怎樣又不窮呢 怎樣又不弱呢 這種惡習 還當不改良嗎 以上所說的幾種惡習 是舉其大的說 其餘小的 指不勝屈 各位如果居心公正 作事誠實 處世勤儉 就自然不為這種惡習所移 反能改良這種惡習了 能夠改良惡習 就有益社會 就有益國家 就算得一個超羣出衆的賢者 各位想當賢者的徽號 就要從改良惡習下手罷



戒吸級烟

錄京師學務局稿
通俗講演稿

現在我們中國戒大烟 總算戒的很利害 人人都知道大烟是萬不可不戒的啦 可有一樣 戒大烟的成效 究竟怎麼樣 不得而知 這紙烟可又鬧的了不得啦 無論甚麼人 都上了這個癮 就是拉人力車的 甚至於要飯的 嘴裏都要銜着一根短短紙捲兒 要勸他別吸這個烟 那吸的主比勸的主還明白 (從前吸大烟的也是這樣) 但是一宗 明白 雖然明白 吸還是吸 要等政府出個命令 像禁大烟的辦法 禁止紙烟 一時恐怕辦不到這件是情 總要我們大家勸戒勸戒纔好 人生在世 飯是不能不喫的 水是不能不喝的 至於吸烟這一層 那一樣烟 都很可以不吸 如今既說戒紙烟 就先把紙烟的壞處 說一說罷 紙烟最傷腦 最傷肺 這都是人說過的話 不止一次 大家也都知道 不必再說啦 惟獨有一宗最討厭的地方 說出來也未必攔得住人吸

可是再要不說 那吸烟的人 一萬年也不知道 是甚麼話呢 就是吸
的主舒服 聞的主難受 我們中華民國 要到了全國的人民 沒有一
個不吸紙烟的 那個時候 我們國也成了烟國啦 誰也不攔着誰吸烟
啦 這戒吸紙烟的演說 也絕聽不見啦 現在最苦的是有吸的 有不
吸的 不吸的跟吸的在一塊 那吸烟的人 不怕傷自己的腦 也不管人
家的腦 怕傷不怕傷 不怕傷自己的肺 也不管人家的肺 怕傷不怕
傷 對坐談話 同屋辦事 吸烟的人不瞻不顧 這一位是刀牌兒 那
一位是呂宋 好像賽會的一樣 你看罷 屋子裏頭 一片白茫茫 烟
霧迷漫 不但出不來氣兒 簡直的睜不開眼睛 挺好的空氣 鬧得實
在難聞 甚至開牕戶 打簾子 往外出一出 一時也散不出去 況且
這一位好容易住了嘴 那一位又噴上來了 這時候怕烟的人 可就遭
了瘟了 勉強忍受 不是噲的咳嗽 便是重的頭暈 甚至頭疼 甚至

嘔吐 若要是患病纔好的人 氣力微弱 尤其難堪 若要是正患咳嗽的人 那個難受 可就更不得了啦 聽說外國人有女人在座 同座均不吸烟 那怕烟的人 怕到無處藏躲之時 恨不能到外國出作女人 你說可憐不可憐 吸烟的人香的了不得 不吸的人 怕的了不得 嫌的了不得 奉勸吸烟諸君 未從拈烟捲在手 先睜開眼睛看看 對面 旁邊 周圍 一個屋子之內 有怕烟的人沒有 所以本講員從前吸紙烟的時候 總我沒有人的地方去吸 否則就上廁所裏去吸 實在是多一個心眼兒 怕人惡嫌 後來一想 我必得吸這個烟嗎 這不是飯不吃不行 水不喝不行 既知道他不好 連這麼一點決斷都沒有 將來遠說甚麼立志作大事哪 從此一咬牙 永遠不吸 到如今居然戒斷 這也不算甚麼難事 現在看那吸烟的人 在那怕烟的人面前吸烟 要說是明知道人家惡嫌 故意的跟怕烟的人過不去 斷無此理 實在是心

裏沒有想到這一層 但是人家口內不言 心內萬分不歡迎 自己也太
沒有知覺 腦筋也太不管閑事(烟熏壞了) 故此本講員今日提個醒兒
似乎是極小的情節 可千萬別不以為然 要是望大裏說呢 現在紙烟
是我們中國的一個大漏卮 比從前大烟還利害 你說是當吸不當吸
當戒不當戒

戒賭博

世界上有害而無益的事情 再沒有甚於賭博的啦 甚麼叫做賭博 凡事要錢的事情 都叫做賭博 要錢的種類很多 總而言之 皆可以賭博二字 包括在內 世界上無論甚麼樣的人物 要是一入賭博場中 那人就算是不值錢啦 高貴點的好賭博 日久必至於貪婪 貧賤的人好賭博 日久或流為盜賊 這是怎麼緣故呢 賭博一道 沒一樣不是算計人家錢財的 既是算計人家錢財 勢必千方百計 設法傾陷放賭的人 勾引許多匪類 挿圈弄套 那種壞主意 真賽過神出鬼沒安分良民 那裏曉得 一時不慎 被賭錢的 勾引去了 起初原沒想着大賭 及至日子一多 上了匪人圈套 贏的叫做假贏 絕不能拿回家去 添補正業 輸的却是真輸 須要好好給人家 起初剛一輸的時候 遂可以勉強支持 或是借錢 或是典當 到了日久的時候 外人

都知道他是賭錢 他也就沒處可借啦 要想典當又苦於無可典當 於是人窮志短 也有尋死上吊的 也有偷偷摸摸的 也有打架鬪毆 鬧出人命 終年打官司的 你說這是何苦來呢 賭博原為的是贏錢 及至細細核算 贏的時候 十回不過有一回 輸的時候 十回準有九回 輸的越多 心裏越熱 手底下用度越緊 正經生財的事情 一點也做不上來 親友妻子的好話 一點也聽不進去 要錢要熟了 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天長日久 那害處遂數的過來嗎 賭錢的是這個樣子 要說到放賭的那一邊 網利營私 干犯國法 國家的懲辦也是很重的 就是現在民國 刑法較輕 但是對於窩賭的主兒 仍是從嚴懲治 大家想想 世界上家成業就的 那一個不是一滴汗一滴血 勞心勞力 掙來的 有幾個從賭博裏頭 發財享福的 依我看來 凡那窮困不得善終的 多一半都是賭博鬼的結果 要是將賭博早早的戒了 真是一

輩子無量的幸福。再說賭博一事。自古以來。不是上等社會人所幹的。以心術說最壞心術。無緣無故。憑空想要人家錢。錢不到手。就設法引誘。通同做假。商量圈套。此等夥騙行為。正經人那裏有這樣的心術。以體面說。清流士子。衣冠大族。誰不敬重。一習賭博。無論販夫皂隸。市井匪類。羣相為伍。一朝失足。便成下流。而且計較太甚。競爭必多。平日極好的朋友。一入賭場。必定錙銖比較。不講情誼。有句俗語說是耍錢耍薄了。那是一點不錯的。論輸贏。既有輸贏。勢必爭勝。贏了滿心歡喜。遂想再贏。輸了又氣又急。一定想着撈本。通宵達旦。整夜的不能合眼睡覺。飯也顧不得喫。水也顧不得飲。當那心熱情急的時候。就滿打看不缺喫飲。也一定不能細嚼細嚥。讓那腸胃去好好的消化。這們看起來。賭博一事。不但壞品行。敗聲名。並且壞人的身體。說句話不中聽。賭博不是贏錢。簡直的是送命罷了。

我願凡來聽講演的人 未嘗賭博的 趁早將他懸為厲禁 千萬不可
學習 舊日好賭博的人 也應幡然悔悟 趕緊的將他戒斷 再也不去賭
博 纔不負本員這番勸戒的苦心哪

徵稿規則

- 一 來稿須用通俗文
- 一 來稿須不背本編宗旨
- 一 來稿以洞明京兆風尚土宜及歷史地理上興革大端可資觀感改進者為合格
- 一 合格之稿一經本編登錄每千字酬金一元至二元其不願受酬者酌贈本編若干期以答雅意
- 一 前項來稿如本編認為必須修正時得酌量刪改但刪改不及十分之一者仍照原稿字數奉酬
- 一 來稿無論長短均須一次寄完
- 一 來稿須繕寫清晰並書明姓名住址以便寄奉酬資
- 一 不受酬及不欲登錄姓名或刪改者均聽投稿者之便但須先行聲明

一本編認為必要時得出題徵稿

一登錄與否原稿概不奉還

一來稿登錄後如發覺為剽襲過半或全篇剽襲者除未付酬金得由本編聲明停付外其後之稿本編概不登錄但由文言改演者不在此例

一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改

勘誤表

又	又	說地球	森林法	釋通俗教育	又	又	愛國	題名
三	一	一	二	一	三	三	一	頁數
七	十七	七	十八	六	二十	四	十二	行數
直射斜	地圖的	海岸上帆	不可力抗	孩子了	進年	累及主體	到峰前	誤
直斜射	地圖	海岸上	不可抗力	孩子	近年	累及全體	到峰房前	正
戒吸紙烟	又	戒賭博	又	產業組合	道德與法律	守	普通學校宜選 重實利教育	題名
	二	一	一	一	二		二	頁數
	十二	二	十二	十二	二十		三	行數
戒吸紙烟	凡今來	凡事要錢	當英法德	七八百間	屬放法律	守法四	學校教董	誤
戒吸紙烟	凡今日來	凡是要錢	當時英法德	七八百年間	屬於法律	四字衍文	學校教董	正